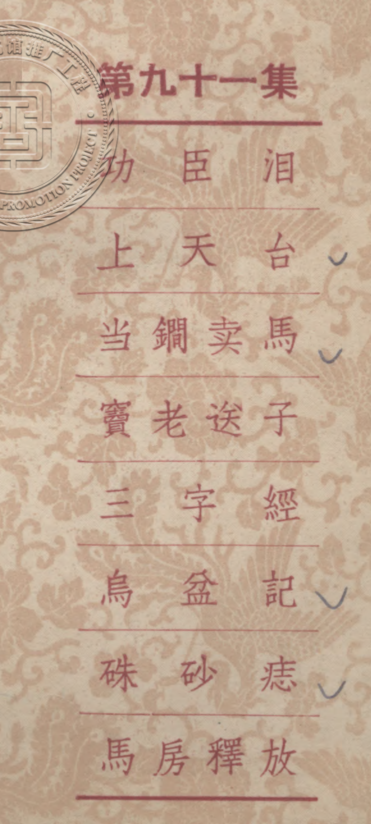
京劇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九十一集

功臣泪

上天台

当鐧卖馬

竇老送子

三字經

烏盆記

硃砂痣

馬房釋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九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内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功 臣 泪

北京图书館藏本

提　要

越王勾践灭吳后，范蠡引退，并致书文种，劝其亦辞官他去。文种不听，并劝勾践封賞灭吳功臣，被勾践当殿指責。文种托病不朝。勾践探文种之病，以劍遺府內，意令其自裁，文种遂自刎死。

第一場

〔文种上〕

文　种　(引)相国怀去志，教人費愁思。

〔院子暗上〕

老夫、上大夫文种。我与相国范蠡，共扶越王，报仇复国。实想回朝以后，同享安乐，不料他起意告老，大王再三挽留，执意不从，究竟是何居心，好教我莫名其故！

〔差人持书上〕

差　人　門上哪位在？

〔院子出門介〕

院　子　何事？

差　人　范相国有书信到来。

院　子　少候。(进門介)禀爷：范相国差人送书到来。

文　种　叫他里边来見！

院　子　(出門介)叫你里边去見。

差　人　如此，有劳了。(随院子进門介)

参見上大夫！

文　种　免了。

差　人　我家相爷送来书札一封，請上大夫收閱。

文　种　(接书介)你家相爷，可曾在府？

差　人　我家相爷，出外未归，不知現到何处。

文　种　书信收下，你且回去。

差　人　是。小人告退。（下）

文　种　范相国有书到来，待我拆书一观。（折书看介）

（唱二黃原板）

打开了书札用目望，

字字行行看端詳。

上写着大王回国不行賞，

昧功忌賢毒暗藏。

长頸鳥喙奸雄样，

安乐患难两分张。

劝兄及早脫罗網，

自古道飞鳥尽良弓藏，敌国破謀臣亡，再莫留恋身受禍殃。

我今一去五湖上，

还要兄台你仔細思量！

哦，我当是所为何事，原来是相国挂冠出走，劝我及早脫离大王，以免后患。我想大王，乃是英明仁义之主，万万做不出这等負义背恩之事。我不免明日早朝，奏与大王便了！

（唱二黃搖板）

說什么行賞不行賞，

为臣表功理不当。

但等明早金殿上，

見了大王奏端詳。

〔同下〕

第　二　場

〔文种、計倪、諸稽郢、曳庸上〕

文　种　（念）脱去戎装换錦袍，

計　倪　　　心机費尽枉徒劳；

諸稽郢　　　二十年前大仇报，

曳　庸　　　汗馬功劳一旦抛。

文　种　老夫、上大夫文种。

計　倪　大将軍計倪。

諸稽郢　中大夫諸稽郢。

曳　庸　下大夫曳庸。

文　种　众位請了！

計　倪
諸稽郢　請了！
曳　庸

文　种　今日乃是大王得胜回国早朝吉日，你我在此恭候！

計　倪
諸稽郢　請！
曳　庸

〔四太监、大太监、勾践上〕

勾　践　（引）独霸东方，展雄威，拓土开疆。

（詩）孤王生来志气高，

对头寃家是吳朝；

十年生聚十年教，

今日才得把恨消。

孤、越王勾践。带領人馬，伐吳复仇，幸喜吳国灭亡，夫差身死，周天子封孤为东方之伯。今乃班师回朝升殿吉日。众卿，有事出班启奏！

文　种　启奏大王：相国范蠡，弃家远离，不知去向。

勾　践　唔呼呀！孤王灭吳报仇，全賴相国，幸喜得有今日，孤王正想报他的大功，不料他执意引退。文大夫，

快請将他追回！

文 种　启奏大王：相国既然不知去向，想是去志已决，况且相国平日有鬼神不测的机算，老臣纵然去追，只怕寻他不得。依臣所見，不如让他去了就是。

勾 践　咳，文大夫！

（唱二黃原板）

范相国保孤二十秋，

苦心焦慮报吳仇。

今日执意离朝走，

怎不教孤挂心头！

相国既然决心去了，就依上大夫所奏，不必追寻。喚取巧匠，照范相国模样，鑄个金人，香灯供养，表孤記念之意罢了！

文 种　启奏大王：臣聞治国大計，首在賞罰严明。伐吳起兵时节，大王曾降諭旨，得胜还朝，不論文武大小官員，一齐論功行賞。現在吳国已灭，百官朝賀，大王就該实践前旨，一律頒賞才是。

勾 践　呔，大夫說話，好生冒昧！孤王二十年来，臥薪尝胆，受尽千辛万苦，报仇复国，得有今日。慢說滿朝大小群臣，就是孤王，也不过是应尽职分，却論的什么功劳！你今金殿爭功，莫非想要平分孤王的国土不成？

文 种　老臣不敢。

勾 践　哼……打量你也不敢！要你說与文武群臣，从今以后，再不要爭論功劳，孤王自有发落！

文 种　遵旨！

勾 践　內侍，退朝！

〔众同下〕

第 三 場

〔文种上〕

文　种　（唱二黄原板）

回府来不由我心中納悶，

大王爷果然是忌妒賢能。

金殿上悔不該出言失忖，

众文武他到来再把話云。

〔院子上〕

院　子　众位大人到！

文　种　有請！

院　子　有請众位大人！

〔計倪、諸稽郢、曳庸上，文种出迎介〕

文　种　众位大人到来，老夫未能远迎，多多得罪。

計　倪
諸稽郢
曳　庸　豈敢！上大夫，适才金殿以上，观大王面带驕横，欺侮群臣，把这灭吳的功劳，全归他一人之手，这便怎处？

文　种　众位大人高見？

曳　庸　像这忘恩負义的君王，保他做甚！依下官看来，不如反了就是！

文　种　且慢！大王纵然忘恩負义，但你我身为臣子，宁使他不仁，莫教我不义。此事万万做不得！

諸稽郢　依末将之見，到了明天，众大臣一齐上殿，請大王查明功劳大小，即刻行賞如何？

文　种　大人，你看金殿以上，那大王早露出不肯行賞之意，

倘若大家再去奏求，惹恼大王，如何是好？

計　倪　众位大人！既然大王妒忌群臣，不如挂冠封印，各自四散去吧！

文　种　大人之言，倒还有理。众大人以为如何？

計　倪
諸稽郢　就依大夫所言，各自四散了吧！我們就此告辞！
曳　庸

文　种　奉送！

計　倪　（唱二黃搖板）

大王做事理不周，

諸稽郢　（接唱）

挂冠封印莫停留。

曳　庸　（接唱）

辞别大夫出府走，

〔計倪、諸稽郢、曳庸下，文种揖送介〕

文　种　（接唱）

回轉身来自思筹。

他們既然四散，老夫只有閉門謝客，称病不朝了！家院！

院　子　有。

文　种　有人問我，就說老夫有病在身，不能出門。

院　子　晓得。

〔同下〕

第　四　場

〔四太监、勾践、王妃上〕

勾　践　二十年来仇恨消，

王　妃　民安国泰在今朝。

〔勾践、王妃坐介，大太监上〕

大太监　启奏大王：大将計倪、曳庸等，連同許多文武大臣，疯魔的疯魔，离朝的离朝，大半挂冠封印，不知去向！

王　妃　大王，他們这是为何？

勾　践　他們一般逆臣，仗凭各人的功劳，想要平分孤的国土，未如他們的心意，他們便一同去了。难道說无有他們，孤王的江山就保不住了么！且宣文大夫进宫，再作計較。內侍，宣文大夫进宫！

大太监　領旨！上大夫文种进宫朝駕！

院　子　（內）文大夫身得重病，不能进宫。

大太监　启奏大王：文大夫身得重病，不能朝駕。

勾　践　哼哼！他也病了！宣掌殿官庞須弥进宫！

大太监　領旨掌殿官庞須弥进宫！

〔庞須弥上〕

庞須弥　忽听得大王宣召，进宫去細問分晓。

〔庞須弥进見介〕

庞須弥　臣、掌殿官庞須弥見駕，大王万岁！娘娘千岁！

勾　践　平身。

庞須弥　謝大王！（起介）

勾　践　掌殿官，上大夫文种，身有何病，不能入宫，你可知晓？

庞須弥　启奏大王：文大夫并无疾病，那是他自以功大无賞，心怀怨憤，所以不肯入宫。

勾　践　这事当眞？

庞須弥　臣焉敢欺君！

勾　践　这就是了。你且退出！

庞須弥　遵旨！（下）

王　妃　大王，我想文种，才智过人，他今心怀怨憤，若不將他早除，日后发生不测，何人是他敌手！

勾　践　这便怎处？

王　妃　以臣妾之見，大王亲去他府，假意探病，将屬鏤宝劍带去，暗地遺在他府，看他如何行事，再作定夺。

勾　践　就依王妃所奏，就此前去。

正是：宫中定巧計，宫外安得知。

〔同下〕

第　五　場

文　种　（內唱二黃倒板）

两国不和起斗爭，（病装上）

（轉唱迴龙腔）

为国家秉忠心、同困苦、共艰辛、到如今恩怨不分、功过不論、好不伤情！

（唱二黃原板）

范相国挂冠去送我一信，

他言道狡兎死走狗必烹。

看起来范相国早识退进，

我文种到底是見事不明。

众朝臣各离心俱怀不忿，

一个个挂冠去四散紛紛。

我无奈居家中假装染病，

且等那昧心王漸生悔心。（坐介）

正是：閉門家中坐，无事小神仙。

〔院子上〕

院　子　禀爷：大王駕到！

文　种　（惊介）啊，大王为何到此！准备接駕！搀我来！

（唱二黃搖板）

　　聞說九重圣駕临，

　　不由文种吃一惊！

　　家院将我搀扶定，

〔院子搀文种介〕

　　大王駕前礼相迎。

〔四太监、大太监、勾践上，文种揖揆、迎进介，勾践坐介〕

文　种　大王駕到，文种有病在身，不能全礼，望乞恕罪。

勾　践　半礼何妨，坐了叙話。

文　种　謝大王！

勾　践　文大夫，你的病体如何？

文　种　大王，臣的病日加沉重！

勾　践　你到底是眞病还是假病？

文　种　老臣原是眞病，怎敢欺君！

勾　践　恐怕未必！我且問你，当日你教孤王平吳的計策共是几条？

文　种　共有七条。

勾　践　用过几条？

文　种　用过三条。

勾　践　孤用你三条計策，把吳平灭，其余四条用于何处？

文　种　为臣不知。

勾　践　其余四条么！孤要叫你带到阴曹，謀灭那吳国先人的鬼魂！

〔文种惊极，顫抖介〕

勾　践　你可願去？

文　种　这个！（低头）

勾　践　这个的什么！願去也在你，不願去也在你，孤王改日再来探病！（冷笑介）嘿嘿嘿……

〔勾践遺宝剑在地，四太监、大太监引勾践下，文种送勾践介，轉身視剑惊介〕

文　种　何人将宝劍遺失在地？

院　子　大王临行时节，将此劍遺在地下！

文　种　拾来我看！

院　子　是。

〔院子拾剑递交文种，文种接剑看介〕

文　种　屬鏤劍！屬鏤劍！哎呀不好！我想屬鏤宝劍，乃是当年吳王夫差賜伍子胥自刎之劍，大王如今将此劍遺留地下，分明逼我自尽，好不吓……吓死我也！（暈倒介）

院　子　老爷醒来！

文　种　（唱二黃倒板）

見屬鏤吓得我魂飞魄散，

（轉唱迴龙腔）

又好似狼牙箭把我胸穿！

（唱反二黃三眼板）

想当年我的主会稽被难，

君与后在吳国同受辛酸。

那时节我文种費尽血汗，

一心心要扶起越国江山。

我定下七条計未曾用半，

館娃宫姑苏台一鼓推翻。

实指望报吳仇天随人願，

君臣們如魚水快乐安然。

（唱反二黃原板）

不料想回朝来大王变臉，

不念恩反記恨自把功貪。

滿朝中文共武星流云散，

一个个走的走、亡的亡、五湖岸上、百花洲前、

逍遙自在、自在逍遙、脫离这虎穴龙潭。

俺文种只生得銅心铁胆，

为国事涂肝脑倒也心甘。

又誰知賊昏王把我暗算，

借探病施毒手不肯容寬。

战兢兢提起了屬鏤宝劍，

屬鏤宝劍！伍大夫哇！

你同我与此劍結下孽寃！

哎呀天哪！古語說得却好：这大德不望报！悔不听范蠡之言，竟做了越王劍下之鬼，岂不愚哉！岂不痛哉！（哭介，复笑介）哈哈哈……想我文种无罪而死，天下后世，必要把我与那伍子胥并比，纵然一死，又有何恨！也罢！

（唱反二黃搖板）

大丈夫杀身成仁死无憾，

留一个青史名标万古传。（自刎介）

院　子　（哭介）老爷呀！

〔四校尉、四太监、大太监、勾踐上〕

勾　踐　打进府去！

〔四校尉、四太监、大太监、勾踐进府，見尸介〕

勾　踐　啊哈！孤王一步来迟，文大夫已經自尽！文种啊，文种！你今一死，孤王再无可怕之人了！家院！

院　子　有。

勾　践　要你将文大夫尸首，用上等棺木盛殮，抬在臥龙山，以礼埋葬。

院　子　領旨！（下）

勾　践　御林軍，摆駕回宫！

〔尾声。同下〕

上 天 台

北京图书館藏本

提　要

东汉刘秀时，姚期之子姚刚打死太师郭荣。姚期綁子上殿。刘秀念姚家父子頗具功勛，只将姚刚发配。姚期欲辞官，亦经慰留。

第　一　場

〔姚刚上〕

姚　刚　(引)金殿喜气揚，父子保朝綱。

(詩)征战南蛮有三秋，

金殿之上占鰲头；

南蛮救父功劳有，

終得官封猛烈侯。

〔院子暗上〕

姚　刚　某、姚刚，字霸陵。父子扶保汉王。是我南蛮救父回朝，圣上見喜，金殿封官；可恨郭荣老賊，一旁启奏，道我年幼，封不得官职。多亏邓禹先生保奏，圣上封我猛烈侯之职。因此夸官三日，跨馬游街。家院，吩咐外厢开道！

家　院　是。外厢开道！

〔四青袍两边上，一伞夫上，姚刚上馬介，同下〕

第　二　場

〔院子上〕

院　子　有事忙通报，无事不乱传。

有請太师爷！

郭　荣　(內)嗯哼！(上)

有事在心头，終日眉头皺。

何事？

院　子　今有姚刚，跨馬游街，鳴鑼过府。

郭　荣　好个大胆姚刚小畜生，竟敢鳴鑼。家院，带路府門！

(唱)家院与爷把路引，

　　見了姚刚問分明。

〔院子、郭荣下〕

第　三　場

〔四靑袍上，站門，家院、姚刚上〕

姚　刚　(唱)金瓜鉞斧朝天鐙，

　　紅罗罩定姚霸陵。

家院，前道为何不行？

家　院　来此郭太师府門，府前有三尺禁地，文官下轎，武将离鞍。請爷繞道而行！

姚　刚　起过。且住！俺在金殿封官，那郭荣启奏，道我年幼，封不得官职。那时俺怀恨在心，正要寻这老賊。家院，吩咐鳴鑼，闖道而过！

家　院　是。人役們！

四靑袍　有。

家　院　鳴鑼过府！开道！

四靑袍　啊！

〔同下〕

第　四　場

〔院子、郭荣上〕

郭　荣　(唱)家院带路出府門，

〔院子、郭荣出門介〕

郭　荣　　只見姚刚到来临。

〔姚刚原人上，上場門站一字〕

姚　刚　（唱）坐立雕鞍来观定，

又見老賊坐府門。（下馬介）

郭　荣　嗯！

姚　刚　老太师請了！

郭　荣　請了！

姚　刚　老太师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郭　荣　就为你来！

姚　刚　为俺何来？

郭　荣　我且問你：圣上賜我三尺禁地，文官下轎，武将离鞍，你为何私自鳴鑼，闖府而过，是何道理？

姚　刚　我且問你：你在朝憑文？

郭　荣　不憑文。

姚　刚　这論武？

郭　荣　也不論武。

姚　刚　在朝为官，憑着何来？

郭　荣　誰不知我女在西宮陪王伴駕！喏喏喏，我乃当朝老太师！

姚　刚　你待怎讲？

郭　荣　当朝老太师！

姚　刚　啊哈！啊哈！哇呀呀呀……

郭　荣　你为何发笑？

姚　刚　我道你三弓两箭，掙来的烏紗紫袍，原来是裙边带的官儿，尔有些不洁淨！

郭　荣　住口！

（唱）听一言来动无名，

大駡姚刚小畜生。

老夫上殿奏一本，
管教你黑头挂午門！

姚　刚　老賊！
(唱)听罢言来心头恼，
二目圓睁似火烧。
三尺龙泉出了鞘，
叫你老賊赴阴曹！

〔姚刚杀死郭荣介，院子逃下〕

家　院　杀死了！

姚　刚　带馬回府！

〔同下〕

第　五　場

〔郭妃上〕

郭　妃　悶坐西宫院，每日伴駕眠。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启娘娘：大事不好了！

郭　妃　何事惊慌？

大太监　今有姚刚，将太师爷劍劈府門而死！

郭　妃　(哭介)喂呀！
(唱)听說爹爹丧了命，
怎不叫我痛伤情！
內侍摆駕上龙庭，
万岁駕前奏分明。

〔大太监、郭妃下〕

第 六 場

〔姚期上〕

姚　期　父子功劳重，满門受皇恩。

姚　刚　（內）走哇！

〔家院、姚刚上〕

姚　刚　参見爹爹！

姚　期　罢了。坐下！

姚　刚　告坐。可恼哇，可恼！

姚　期　儿呀，你为何怒气不息？

姚　刚　爹爹有所不知，今日孩儿奉旨跨馬游街，那郭荣老賊拦住馬头，百般笑駡，是孩儿怒气之下，将郭荣老賊杀死了！

姚　期　好，尔近前来，为父有話对你言讲！

姚　刚　啊。

姚　期　（打姚刚介）好奴才！

（唱）奴才做事眞胆大，

全然不知犯王法；

叫人来将他忙綁下，

〔四大鎧两边上，綁姚刚介〕

姚　期　（唱）上殿奏本将尔杀！

〔同下〕

第 七 場

刘　秀　（內）摆駕！

〔四太监、大太监上，站門，刘秀上〕

刘　秀　（唱二黃慢三眼）

金钟响玉磬鳴王出龙庭，
汉光武登大宝五谷丰登。
文憑着邓先生阴阳有准，
武仗着姚皇兄扫蕩烟尘。
云台观剮王莽江山重整，
到如今文共武才乐安宁。
內侍臣摆御駕九龙口进，

郭　妃　(內哭介)喂呀……

刘　秀　(接唱二黃慢三眼)

猛听得金殿外大放悲声！

(二宫女、郭妃上)

郭　妃　(哭介)喂呀……

(唱)急忙来把龙庭进，

万岁駕前奏分明！

万岁作主呀……

刘　秀　梓童为何这等模样？

郭　妃　启奏万岁：今有姚刚，将我父劍劈府門，望万岁作主呀……

刘　秀　梓童，你且回宫，寡人自有发落！

郭　妃　謝万岁！

(唱)謝罢万岁下龙庭，

管叫姚刚命难存。

(二宫女、郭妃下)

刘　秀　內侍，传孤旨意，宣伴駕王带子上殿！

大太监　領旨！万岁有旨：伴駕王带子上殿哪！

姚　期　(內)遵旨！

(唱二黃倒板)

安靜府綁姚刚怒气大发，

（姚期、姚刚上）

姚　期　奴才呀，奴才！

（唱二黃搖板）

罵一声小姚刚胆大寃家。

明知道郭荣賊势力浩大，

为什么闖府門将他来杀！

他女儿在西宮陪王伴駕，

滿朝中文武臣誰不怕他！

姚　刚　爹爹呀！

（唱二黃搖板）

儿奉旨征南蛮功劳甚大，

圣天子龙心喜帽插金花。

那时节老奸賊一旁搭話，

是孩儿心儿內有些恨他。

儿奉旨游御街拦住叫罵，

因此上拔宝劍将他来杀！

姚　期　嗯！

（唱）小奴才犯王法胆比天大，

杀了人还說是不犯王法。

儿是好汉？

姚　刚　是好汉！

姚　期　嗯！

（唱）是好汉随为父朝王見駕，

姚　刚　走哇！

（姚期、姚刚小圓場，上殿介）

姚　期　跪下！

姚　刚　嘿！

姚　期　（唱）見万岁一桩桩一件件、誰是誰非——

姚刚，我的儿呀！

儿启奏皇家！

臣、姚期見駕，願吾皇万岁！

刘　秀　姚皇兄，你可知罪？

姚　期　臣知罪，不知罪犯何条？

刘　秀　你三子姚刚，将郭太师劍劈府門，你还說无罪！

姚　期　郭太师他也有一行大罪！

刘　秀　他有何罪？当殿奏来！

姚　期　他私立禁地，文官下轎，武将离鞍。万岁可曾降旨？

刘　秀　寡人未曾降旨！

姚　期　私立禁地，犹如占主江山，斬首无亏！

刘　秀　好个斬首无亏！

姚　刚　綁坏了！

刘　秀　老皇兄，殿角下綁的何人？

姚　期　罪子姚刚！

刘　秀　不要綁坏了孤的小爱卿！內侍，快快松綁！

（太监与姚刚松綁介）

姚　刚　謝万岁不斬之恩！

刘　秀　非是寡人不斬于你，寡人有言在先：姚不反汉，汉不斬姚。孤賜你三千人馬，发往河北宛子成，保定殿下刘庄。你不必回府，你父子就在午門一別，下殿去吧！

姚　刚
姚　期　謝万岁！

姚　刚　（三笑介）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姚　期　嗯！

(唱)万岁赦却姚霸陵，

好似枯木又逢春。

手拉娇儿下龙庭，

为父言来儿是听：

去到河北改情性，

休要提刀乱杀人！

儿来看！

为父年迈蒼蒼白髮如銀，

姚刚，我的儿呀！

好一似瓦上霜风前之灯！

姚　刚　爹爹呀！

(唱二黃搖板)

爹流泪来儿悲伤，

点点珠泪洒胸膛。

在朝为官有什么好，

一卯不到定有伤。

不如写下辞王表，

回到家中乐安康。

午門辞父泪汪汪，

安靜府难辞老萱堂。

(叫头)　爹爹！

姚　期　吾儿！

姚　刚　天倫！

姚　期　姚刚！

姚　刚　哎呀娘啊！罢！(下)

姚　期　姚刚，霸陵！啊啊啊……我的儿呀……

(唱二黃搖板)

午門外去了姚霸陵，
好似鋼刀刺在心。
撩袍端带上龙庭，
告辞还乡为庶民。

臣、姚期二次見駕，願吾皇万岁！

刘　秀　老皇兄为何去而复轉？

姚　期　老臣年迈，要告职归林！

刘　秀　老皇兄要告辞还乡，寡人怎能舍得！

姚　期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舍不得万岁。要臣在朝奉君，依臣一件！

刘　秀　哪一件？

姚　期　万岁戒酒百日！

刘　秀　只要皇兄在朝，慢說戒酒百日，就是周年半載，又待何妨！

姚　期　吾主有道明君。

刘　秀　內侍，搀扶起老皇兄！

（唱二黃三眼板）

劝皇兄休得要告职还乡，
卿本是擎天柱架海金梁。
孤江山多亏卿东征西擋，
王封你享清福永乐安康。
都只为小爱卿情性倔犟，
連累了老皇兄心下着忙。
为王的不久就把旨来降，
赦回了小姚刚轉回故乡。

姚　期　（唱二黃原板）

万岁爷待老臣恩深海样，

老姚期粉身碎骨也是应当。
非是臣在金殿告职还乡，
怕的是郭娘娘暗害忠良。

刘　秀　（唱二黃原板）
孤离了龙书案——
（轉唱二黃三眼）
把話来讲，
为王的实难舍开国忠良。
孤想起逃难时卿家庄上，
孤单单独一人奔走南阳。
邓先生算八卦带孤私訪，
君与臣扮举子扰乱科場。
釆鸞殿高得中岑彭小将，
气走了湖阳城馬武子章。
鬼神庄老伯母一命身丧，
三年孝改三月、三月孝改三日、三日孝改三时、
三时孝改三刻、三刻孝改三分、三年三月三日
三时三刻三分来扶孤王。
白水村初起首灭了王莽，
收二十单八将龙凤呈祥。
可恨那牛邈賊兵馬雄壮，
一心心要夺孤錦綉家邦。
老皇兄奉孤旨征剿賊党，
年老迈白髮蒼蒼围困战場。
多亏了小爱卿提兵調将，
杀番賊救父回蓋世无双。
孤見他有功臣加官封賞，

职封他猛烈侯繞道还乡。
賜鑾駕游御街君欢臣暢，
又誰知郭太师年迈顚狂。
大不該劍劈在府門命丧，
郭娘娘奏一本要斬姚刚。
孤本当赦却了爱卿小将，
怕的是郭娘娘心怀不良。
因此上发至在河北一往，
賜三千人和馬保定刘庄。
孤念你东擋西除、南征北剿、昼夜杀砍、馬不停蹄、到如今耳聋眼花、年迈蒼蒼，
孤念你征南蛮受尽风霜。
孤念你有三子两子身丧，
孤念你白鬓蒼蒼只剩得一子姚刚。
孤念你扫烟尘能擒上将，
孤念你秉忠心扶汉兴邦。
劍劈了郭太师但把心放，
千斤担有孤王一人承当。
随孤王进宮去定惊賠罪你須把好言奏上，
为王的戒酒百日、不听谗言、岂斬你开国忠良。
姚皇兄、放寬心、大着胆，
一步一步步步随定孤王。

〔四太监、大太监、刘秀下〕

姚　期　（唱二黄原板）

我主爷走南阳一十二載，
赴科場与邓禹八卦安排。
白水村邓先生兴兵挂帅，

灭王莽扶我主才坐龙台。

小姚刚犯王法满門有害，

发河北去充軍才放心怀。

哪里是臣与君把酒来戒，

皆因是老姚期幼年間、东擋西除、南征北剿、

功劳浩大、买动了帝王心怀、我还怕着何来！

（笑介）啊哈哈哈……（下）

当鐧卖馬

北京市戏曲学校藏本

提　要

秦琼押解十八名江洋大盗，途中損伤一名，不能銷差，被困天堂县旅店中。店主人催討房、飯錢甚急，秦无奈，拟卖鐧、馬以付房、飯之資。适遇单雄信、王伯当、謝映登等。王、謝二人贈秦以銀两。

第 一 場

王老好 （內）啊哈！（上）

（念数板）

不賒，不欠，

不賒不欠不算店。

賒了去，

不見面。

我在前街走，

他在后街轉。

二人見了面，

他說腰里不方便。

明儿再見，

明儿再見。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在下、王老好。就在此地开了一座酒飯客店。我这儿住着一位山东好汉秦二爷，住了日子不少啦，他又病在这儿啦，想这人的口粮，馬的麸料，我呀实在垫办不起啦！不免把您請出来，跟您商量商量；您要是有銀子有錢，拿出来，我好垫办垫办，就是这个主意。二爷起来沒有？有請秦二爷！

秦 琼 （內）嗯咳！（上）

好汉英雄困天堂，不知何日回故乡！

店主东！

王老好　二爷，請里边坐着。

秦　琼　請！啊店主东，将你二爷請将出来，是吃酒哇，还是用飯呢？

王老好　您瞧您一出来就扣着食哪，这酒哇也給您烫上啦，飯哪也給您做着哪，我把您請出来跟您有两句話說！

秦　琼　有話請讲。

王老好　自从您住在我的店里头，日子也不少啦，这人的口粮，馬的麸料，我实在……

（秦琼睡介）

王老好　哎！我这儿跟他說話，他倒睡着啦。伙計們，端包子！

秦　琼　店主东，哪里有包子呀？

王老好　我这儿跟您說話，您怎么睡觉哇？

秦　琼　你說你的，我睡我的呀！

王老好　那我說什么劲儿呀！您别睡啦，听我說吧！

秦　琼　請讲！

王老好　自从您住在我的店里头，日子也不少啦，人的口粮，馬的麸料，我实在垫办不起啦。您要是有銀子有錢拿出来，我好垫办着花呀。

秦　琼　听你之言，敢莫与你二爷要錢？

王老好　啊！

秦　琼　进店时节，也曾对你讲过：等蔡大老爷发下批票回文，还你的店飯賬啊！

王老好　怎么着，要等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来的时候，您才还我的店飯錢哪？

秦　琼　正是。

王老好　比方說，他要一个月不来哪？

秦　琼　你就等他一月。

王老好　一个月，可以。比方說：他要一年不来哪？

秦　琼　你就等他一年。

王老好　什么，等他一年？他要是一輩子不来哪？

秦　琼　一輩子么，你就等他一輩子！

王老好　什么，我等他一輩子？哎，我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沒有不生病的，比方說，您要是死在我的店中哪？

秦　琼　你二爷要死在你的店中么！店主东，你就大大的发了財了哇！

王老好　哎！他說他死在我店里头，我就发了財啦。这財我怎么发呀？我得問問他。二爷，您說您死在我店里头，我就发了財啦，这財我怎么发呀？

秦　琼　你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大大的买口棺木。

王老好　啊，只要我发財。

秦　琼　将你二爷盛殓起来，立一碑碣，上写"山东好汉秦琼之墓"。

王老好　好。

秦　琼　那时节你就不要这样打扮了！

王老好　我不这样打扮，怎样打扮呢？

秦　琼　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手执哭丧棒，起杠的时节，你要想着摔那丧盆子，然后大大的請上个份子，岂不是发了財了！

王老好　您这么一說，我不成了您的儿子了么！

秦　琼　你呀，不像啊！

王老好　那不能像。我告訴你說：今儿有錢便罢；如若沒錢，

我要剝你！

秦　琼　噢，你要剝你家二爷么？

王老好　甭咬文咂字儿的，說剝就剝！

〔王老好伸手剝秦琼衣，秦琼擰王老好腕介〕

王老好　哎喲，哎喲，他病得这样，还这么大劲头儿！跟他要錢他沒有，动劲动不过他。有咧，他們山东人好臉热，我滿街給他喊叫，臊他的皮！二爷，跟你要錢你沒有，我給你滿街喊叫，臊你的皮！

秦　琼　任你喊叫！

王老好　都沒臉啦！街房，邻舍！山东来了一个好汉秦琼，住在我的店里头，白吃白……

〔秦琼捂王老好嘴介〕

王老好　你要憋死我呀！

秦　琼　不要喊叫，我有拆兌！

王老好　怎么着，該錢不給，还要拆毁！

秦　琼　拆兌！

王老好　有什么拆兌，咱們里头說，您有什么拆兌呀？

秦　琼　你看那槽头之上……

王老好　怎么样啊？

秦　琼　有一匹黃驃馬，拉到长街去卖，卖些銀錢，也好还你的店飯賬啊！

王老好　什么，就您哪馬呀！除了骨头就是皮，沒人要！

秦　琼　貨卖与识家！

王老好　噢，貨卖与识家！

秦　琼　店主东！

王老好　有。

秦　琼　牵馬呀！

王老好　喳！(牵馬介)您瞧这馬走道都打晃儿了！

秦　琼　(唱)店主东带过了黃驃馬，

王老好　給您拉过来啦。瞧这馬插支蜡成馬灯啦！

秦　琼　(唱)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

王老好　这馬您哭它干什么！

秦　琼　(唱)提起了此馬来头大，

王老好　有什么来头？

秦　琼　(唱)兵部堂黃大人相贈与咱。

王老好　人家送的，有錢咱們再买呀。

秦　琼　(唱)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

王老好　您卖是不卖呀？

秦　琼　(唱)欠下了店飯錢无奈何只得来卖它。

摆一摆手儿牵去了吧！

王老好　喳！(下)

秦　琼　(唱)但不知此黃驃落于誰家！(下)

第　二　場

(四家丁引单雄信上)

单雄信　(唱)来在大街用目瞜，

两旁儿郎耻笑咱。

有人說俺是响馬，

也有那道俺英雄豪杰富戶家。

小子們带路急忙大街下，

(王老好拉馬过場下)

单雄信　(唱)見一黃驃实可夸。

人来与爷忙赶下，

(四家丁下)

单雄信　(唱)不知此馬是誰家！(下)

第　三　場

〔秦琼上〕

秦　琼　(唱)店主东卖黃驃不見回轉，
　　　　倒叫我秦叔宝两眼盼穿。

〔王老好上〕

王老好　哎，二爷，馬給您拉回来啦！拴到这儿啦！买主儿就来，你們二位对說对讲，沒我什么事儿！

〔四家丁、单雄信上〕

单雄信　此馬是黃驃，
　　　　开口似血瓢。
　　　　渾身起金色，
　　　　四体无杂毛。
　　　　亚賽南山豹，
　　　　好似浪里蛟！
　　　　好馬呀，好馬！

秦　琼　啊，連夸数声好馬，敢莫有爱馬之意么？

单雄信　好馬人人皆爱，只是膘头太瘦些！

秦　琼　此乃草料不佳！

单雄信　請至上房一叙。請！

秦　琼　請！

〔四家丁、秦琼、单雄信进門介，秦琼、单雄信坐介〕

单雄信　听兄台讲話，不像此处人氏？

秦　琼　本不是此地人氏。

单雄信　哪里人氏？

秦　琼　山东历城县人氏。

单雄信　山东历城县我有一好友，兄台可知？

秦　琼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单雄信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秦　琼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单雄信　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

秦　琼　此人狼狈的很哪！

单雄信　兄台說哪里話来！人生世上，自有穷富，但讲何妨！

秦　琼　不才就是秦琼。

单雄信　怎么，你就是秦叔宝？

秦　琼　正是。

单雄信　秦二哥！

秦　琼　不敢。

单雄信　小弟不敢认了哇！（笑介）哈哈哈……請来上座！

〔单雄信、秦琼互换座位介〕

秦　琼　听你讲話，也不像此地人氏！

单雄信　本不是此地人氏。

秦　琼　哪里人氏？

单雄信　河南澠池县二賢庄人氏。

秦　琼　河南二賢庄我也有一好友，兄台可晓？

单雄信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秦　琼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单雄信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秦　琼　姓单名通字雄信。

单雄信　不敢，就是在下。

秦　琼　原来是单二爷！

单雄信　不敢。

秦　琼　单賢弟！

单雄信　秦二哥！

秦　琼
单雄信　（笑介）啊哈哈哈……

秦　琼　請来上座！

〔秦琼、单雄信互換座位介〕

单雄信　二哥为何这等模样？

秦　琼　只因奉命押解一十八名江……

单雄信　哎，好汉弟兄！

秦　琼　綠林好汉。天气炎热，中途損伤了一名，蔡大老爷不与我批票回文，故尔流落在此！

单雄信　这有何难，待小弟差人去到县衙，与蔡大老爷要来批票回文，搭救二哥还乡就是。

秦　琼　多謝賢弟。

单雄信　伯母寿誕之期，小弟备得寿礼，二哥可曾見着？

秦　琼　打从哪路而来？

单雄信　打从那黑……

秦　琼　哦哦，收下了。

〔院子上〕

院　子　启稟二員外：大事不好了！

单雄信　何事惊慌？

院　子　大員外行在临潼山，被唐王李淵一箭射死！

单雄信　不好了！

〔牌子〕

秦　琼　天气炎热，要速去搬尸的才是。

单雄信　小弟有意前去搬尸，怎奈这跨……

院　子　这不有匹馬嗎？

单雄信　哎，秦二爷的馬我焉能乘騎！

秦　琼　有道是乘肥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哪！

单雄信　小弟騎得的？

秦　琼　騎得的。

单雄信　多謝了！带馬！秦二哥，小弟此去，多者半月，少者十天，再回来搭救二哥。請！

秦　琼　賢弟慢走，愚兄不能远送！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王老好　好桐油！

秦　琼　好朋友！

王老好　好桐油！

秦　琼　好朋友哇！

王老好　好桐油哇！

秦　琼　好朋友，怎么好桐油哇？

王老好　誰是您的好朋友哇？

秦　琼　单二員外，单二爷！

王老好　单員外，我們这儿小孩儿都认得他，他是响馬头儿，他把您的馬給拐走啦！

秦　琼　就是他！

王老好　那么还是我嗎？

秦　琼　嘿嘿！

(唱)久走江湖数十載，

响馬二字解不开！

拉住店家撒个賴，

王老好　咳咳，你拉我干什么！

秦　琼　賠我的馬呀！

王老好　什么，我賠您的馬？您把您的馬送給您的朋友啦，

您死乞白賴的拉着我，您怎么这么不害臊，你撒手吧，老二！

秦　琼　嘿嘿！

(唱)如此說来我和你两丢开！

王老好　哎哟，两丢开不两丢开，还得拿錢来！

秦　琼　要錢无有，要命拿去！

王老好　沒有，还是照方吃炒肉！

秦　琼　店主东，哪里有炒肉？

王老好　还是給你喊叫去！

秦　琼　任你去喊叫！

王老好　又来啦！街房，邻舍！山东来了个秦……

〔秦琼欲捂王老好嘴介，王老好躲介〕

王老好　又来啦，我留着神哪！

秦　琼　不要喊叫，我还有拆兑！

王老好　还有什么拆兑！

秦　琼　你看那边厢有对鎏金双鐧，拿到长街去卖，卖些銀錢，也好还你的店飯賬啊！

王老好　就是您那对鐧哪，又憨又沉，当火筷子都沒人要！

秦　琼　有道是貨卖与识家！

王老好　您的东西都是貨卖与识家！

秦　琼　取来！

王老好　是。(取鐧介)二爷，它拿我不动！

秦　琼　敢是你拿它不动？

王老好　对啦。

秦　琼　閃开了！

王老好　哎，还有这么两下子哪！

秦　琼　(唱)家住山东历城县，

王老好　不錯，好地方。

秦　琼　（唱）秦琼的名儿天下传。

王老好　人人都知道。

秦　琼　（唱）我本是頂天立地的男儿汉，

王老好　拿錢来！

秦　琼　嘿嘿！

（唱）好汉无錢到处难！

王老好　沒錢什么都不好办！

秦　琼　（唱）出得門来我就卖……

王老好　哎，您怎么回去啦？回来，回来！卖什么呀？

秦　琼　（唱）卖……

王老好　怎么又回去啦？卖什么吆喝什么！

秦　琼　（唱）卖鐧哪！

〔王伯当、謝映登上，过場下〕

秦　琼　（唱）两匹馬跑的似箭发。

明明知道是响馬，

无有批票不敢拿。

叫声店家你来吧，

还你店錢就是他！（下）

王老好　哎，誰还店錢哪？在哪儿哪？跑啦！追！（下）

第　四　場

〔王伯当、謝映登上〕

王伯当　賢弟，看天气炎热，你我找一酒館，歇息歇息再走。

謝映登　請！

〔王伯当、謝映登圓場〕

王伯当　来此已是。酒家！

酒　保　（內）啊哈！（上）

隔壁三家醉，开罈十里香。

二位敢是吃酒的嗎？

王伯当　正是。哪里洁净！

酒　保　請到里头。

王伯当　带路！

〔王伯当、謝映登进門、坐介〕

酒　保　用什么酒？

王伯当　好酒取来！

酒　保　好酒一壶！酒到。

王伯当　喚你再来，去吧！

〔酒保下〕

王伯当　請！干！

秦　琼　卖鐧！

王老好　卖臉！

秦　琼　卖鐧！

王老好　卖臉！

秦　琼　哎！卖鐧，說什么卖臉？

王老好　哎，我說二爷，咱們从前街走到后巷，甭說买主，連个打落的都沒有，这不是卖臉嗎！

秦　琼　还是卖鐧！

王老好　卖臉，卖臉，卖臉定啦！

秦　琼　君子不得地，反被小人欺！

王老好　店家倒了霉，遇見白吃的！

秦　琼　啊店家，你看那边厢有两騎大馬！

王老好　怎么，你要偷人家呀！

秦　琼　想必是方才那二位客官，你問他要鐧不要？

王老好　他們干嘛要鐧哪！

秦　琼　他們用的着。

王老好　是啦。到我們亲家这儿啦。亲家！

酒　保　来啦，来啦。

王老好　你們这儿可有二位客官吃酒嗎？

酒　保　有哇。

王老好　你問他們要鐧不要？

酒　保　不洗衣裳，要碱干什么！

王老好　兵刃之鐧。

酒　保　噢，兵刃之鐧，待我問問去。

王伯当
謝映登　請！干！

酒　保　二位客官，要鐧不要？

王伯当　敢是兵刃之鐧？

酒　保　正是。

王伯当　叫那卖鐧人当面言价。

酒　保　是。哎，亲家！人家說要卖鐧的当面言价。

王老好　好，待我喚他。喲喝！这么热鬧您着啦！醒醒，吃面啦！

秦　琼　哎喲！

王老好　怎么啦，怎么啦？

秦　琼　砸了我的脚了！

王老好　你眞会做戏，这鐧扔在这儿啦，会砸你的脚啦！人家說要卖鐧的当面言价，我把鐧給您撿起来，您去吧。

秦　琼　店主东，你不是拿它不动嗎？

王老好　哎喲，我忘了它沉啦！您去吧，我回去啦。

秦　琼　你不要走！

王老好　我回去給您做飯去。

秦　琼　你不要走！

王老好　你該我的，不是我該你的，你干嘛不让我走哇！

秦　琼　我怕你跑了！

王老好　怕我跑了干什么！

秦　琼　你跑了，我吃哪一个呀！

王老好　你算吃定了我啦！（下）

秦　琼　二位請了！

王伯当　請了！你那鐧可是卖的？

秦　琼　正是。

王伯当　放在桌案之上。

秦　琼　二位請看。

酒　保　留神桌子！

王伯当　无妨事，包賠于你。卖鐧人，你可会耍？

秦　琼　略知一二。

王伯当　耍来我二人观看。

秦　琼　这个……

王伯当　想是未曾用飯。酒家，带他下面用飯。

酒　保　走，咱們吃飯去。

〔酒保領秦琼下〕

王伯当　賢弟，我看此人，生来雄壮，我有意将他收下，日后也好做一个膀臂。

謝映登　但憑兄长。

〔酒保上〕

酒　保　喝，这位朋友吃的眞不少！

王伯当　吃了多少？

酒　保　三屜包子，两屜窩头，外饒了二斤大餅！

王伯当　上在我們的賬上，喚他前来。

酒　保　是。朋友快来！

〔秦琼上〕

秦　琼　謝二位酒飯。

王伯当　可曾吃飽？

秦　琼　充飢而已。

王伯当　耍来我二人观看！

秦　琼　此地窄小。

王伯当　哪里寬闊？

酒　保　我这儿有后院。

秦　琼　带路！

酒　保　是。

〔众圓場〕

王伯当　耍来我二人观看。

秦　琼　献丑了！

(唱)站立店中用目瞟，

不由得叔宝怒气发。

明明认得他是响馬，

在江湖路上也曾会过他。

罵一声賊子眞胆大，

杀人放火海走天涯。

今日里相逢潞州天堂下，

无有批票怎敢拿！

眼前若在历城县，

定要将他鎖拿到官衙。

板子打，夹棍夹，

看他犯法不犯法！
减头去尾要一要，（要锏介）
倒叫二位耻笑咱。

王伯当　听兄台讲話不像此地人氏？
秦　琼　本不是此地人氏。
王伯当　哪里人氏？
秦　琼　山东历城县人氏。
王伯当　山东历城县，我二人有一好友，兄台可知？
秦　琼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王伯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秦　琼　但不知哪一家呢？
王伯当　姓秦名琼字叔宝。
秦　琼　此人狼狈得很！
王伯当　人有穷富，但讲何妨。
秦　琼　不才就是。
王伯当　哦，原来是秦二哥，失敬了！
秦　琼　岂敢，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王伯当　小弟王伯当。
謝映登　小弟謝映登。
秦　琼　原来是二位賢弟，失敬了！
王伯当
謝映登　岂敢，二哥为何这等狼狈？
秦　琼　只因奉命押解一十八名江……
王伯当
謝映登　好汉弟兄。
秦　琼　好汉弟兄。天气炎热，中途損伤一名，蔡大老爷不发批票回文，故尔流落在此地！

王伯当　这有何难！酒家，拿我二人名帖，去到蔡大老爷那里，叫他发来批票回文。快去！

酒　保　是。(下)

王伯当　二哥，前者伯母寿誕之期，我二人有份寿礼，二哥可曾收下？

秦　琼　打从哪道而来？

王伯当　打从那黑……

秦　琼　收下了。

〔酒保上〕

酒　保　蔡大老爷批票回文到。(下)

王伯当　二哥，批票回文在此。这有黃金一錠。

謝映登　白銀十两。

王伯当
謝映登　二哥收下。

秦　琼　愧領了！

(唱)二位賢弟休盘問，

愚兄言来听分明：

遭不幸困至在潞州天堂县，

大丈夫手中无錢到处难为人。

头一次卖馬遇見了单雄信，

他不該騙去我的馬能行！

二一次卖鐧眞僥幸，

遇見了王伯当謝映登。

多蒙你贈金、多蒙你贈銀，

多蒙你贈我的批票轉回程。

有一日拿住单雄信，

打一鐧来問一声！

二賢弟只管响馬放，

王伯当　放出禍来？

秦　琼　（唱）放出禍来有我担承。（下）

王伯当　酒家，酒錢放在桌案之上，我二人趲路了。

〔同下〕

竇老送子

故宫博物院藏本

提　要

刘高离家投軍，妻李三娘为兄嫂所逼，受尽艰辛。后产子，三娘兄嫂欲将初生婴儿杀害，李家老仆竇公激于义愤，排除万难，将初生儿送刘高处。时刘高已另与元帅之女成亲，經竇老說明三娘苦况，刘允即遣人迎三娘至并州。

第　一　場

〔刘高上〕

刘　高　(引)身附权要，指日里，龙門高跳！

(詩)离家不觉一秋春，

思想故土常挂心；

虽然在此风光好，

何日团圓散愁云。

〔院子暗上〕

刘　高　俺、姓刘名高字智远。乃湖广沙陀村人氏。来在这幷州投軍，多蒙岳元帅将某招門为婿，倒也清閑自在。这且不言，昨夜三更时分，偶得一兆，甚是不祥，只見小口大口对哭，不知主何吉凶。来！

院　子　有。

刘　高　若是老爷原郡家乡有人到此，禀我知道！(下)

院　子　是。看堂的！

〔看堂人上〕

看堂人　来了，来了！大叔何事？

院　子　老爷适才吩咐下来，若原郡家乡有人到此，速速禀报！

看堂人　喳，你交給我啦！

〔院子下〕

竇　老　(内)嗯哼！(上)

(念)千辛万苦不自由，

人言此地是幷州;
三朝孩童未見父,
不知刘高收不收。

在下、伙工竇老便是。只因在家領了三小娘子之命,前来递送家音,来此已是幷州,但不知哪是岳府!

看堂人　嗯哼!

竇　老　哎呀,那厢有一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也罢,我就是紅头将軍相称便了!喂,紅头将軍請了!

看堂人　啊,什么事情?

竇　老　借問一声,此处可是岳府?

看堂人　正是。

竇　老　再問一声,里面可有一个刘高?

看堂人　嘟!拔眉毛,割舌头!

竇　老　請問一声,这拔眉毛、割舌头是吃的还是用的?

看堂人　你不知道,这是我們家老爷名諱,說不得!有人說啦,就要拔眉毛,割舌头!

竇　老　老兄啊!这是你們这个地方,若是在我們那小地方,慢說一声,就是十声百声都是无妨的!

看堂人　有道是:离乡三五里,

竇　老　各处一乡风。

看堂人　着哇!到此何事?

竇　老　煩劳通禀一声,原郡有一伙工竇老求見。

看堂人　少站。

竇　老　是是是。

看堂人　請大叔!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看书人　府外来了一人，口称家乡伙工竇老，求見老爷。

院　子　下面伺候，待我通禀。

看书人　是。（下）

院　子　有請老爷！

〔刘高上〕

刘　高　何事？

院　子　外面来了一人，口称家乡伙工竇老，求見老爷。

刘　高　哎呀，原来竇公来了，說我出迎！

院　子　家爷出迎！

刘　高　竇公在哪里？

竇　老　刘官人在哪里？

刘　高　竇公！

竇　老　哎呀呀，刘官人！你你你……发了財了哇！

刘　高　怎見得？

竇　老　你头戴烏紗，身穿紅紅綠綠，岂不是发了財了！

刘　高　下官在此做了官了！

竇　老　你你你……做了官了么？

刘　高　正是。

竇　老　謝天謝地！那三小娘子也苦出了头了！

刘　高　竇公随我进来。

竇　老　是是是。

刘　高　竇公怀抱誰家嬰孩？

竇　老　这就是你妻三娘背生的孩儿！

刘　高　哦，乃是我妻三娘所生孩儿么？

竇　老　正是。

刘　高　抱了过来！

竇　老　是是是。小心了！

刘　高　哎呀，儿呀！

(唱西皮摇板)

一見娇儿珠泪降，

好似钢刀刺心房！

竇公！

娇儿名字对我讲，

竇　老　刘官人啊！

(唱)他取名叫做咬臍郎！

刘　高　哦，叫做咬臍郎！

竇　老　正是。

刘　高　好，你随我去見过夫人！

竇　老　哎，方才你言道做了官，怎么还在那里服侍夫人哪？

刘　高　不是呀，下官在此招贅了。

竇　老　哎，你在家中吃酒都会吃，怎么聞糟就聞醉了！

刘　高　不是呀，下官又另娶了一房妻室！

竇　老　你又討了一个老婆？

刘　高　正是。

竇　老　刘官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刘　高　好比何来？

竇　老　布袋里面装石灰！

刘　高　此話怎讲？

竇　老　你到一处总有一个記号儿！

刘　高　哈哈哈……取笑了，少站一时。

竇　老　是是是。

刘　高　来！

院　子　有。

刘　高　請夫人出堂！

院　子　有請夫人！

〔岳氏上〕

岳　氏　夫受皇家爵，妻沾雨露恩。

老爷万福！

刘　高　少礼，請坐！

岳　氏　有坐。

岳　氏　老爷怀抱誰家孩儿？

刘　高　乃前妻三娘所生孩儿。

岳　氏　何人送来？

刘　高　伙工竇老送来。

岳　氏　叫他前来見我。

刘　高　是。啊竇公！

竇　老　刘官人！

刘　高　上前見过夫人！

竇　老　哎呀呀，老汉偌大年紀，总无有見过夫人！

刘　高　那上面就是。

竇　老　哦，那上面黑的头髮白的肉，那就是夫人么？

刘　高　正是。

竇　老　待我上前。哎呀夫人哪，恭喜你发財！

岳　氏　站了起来。

竇　老　多謝夫人。

岳　氏　老爷，你看竇公年迈，不要打发他回去，就在衙內吃一碗安乐茶飯吧！

刘　高　夫人賢德，請至后面。

岳　氏　請！施礼辞夫轉，

刘　高　少刻再叙談。

竇　老　刘官人哪，方才夫人口內說些什么？

刘　高　夫人言道：看你年迈，叫下官不要打发你回去，就在衙中吃碗安乐茶飯吧！

竇　老　此話是夫人讲的？

刘　高　正是。

竇　老　好夫人！哈哈哈……願她老人家万世万代总是做夫人哪！哈哈哈……

刘　高　取笑了！随我轉到书房。

竇　老　先前說你做了官，如今怎么又开了猪行！

刘　高　哎，不是呀，是讀书的书斋！

竇　老　不是猪行，乃是念书的书斋？

刘　高　正是。

竇　老　书房，猪行，音同字不同！

刘　高　随我来！

竇　公　是是是。

刘　高　来此已是。請进！

竇　老　刘官人請！

刘　高　請！

竇　老　哎呀，这所书房，倒也幽雅，我要夸讲你几句話！

刘　高　請讲！

竇　老　听了！

（唱）进得书房噴鼻香，

　　詩詞歌賦摆两行。

　　非是我把你来夸讲，

刘官人哪！

　　这书房更比馬房强！

哈哈哈……

刘　高　取笑了。請坐！

竇　老　有坐。

刘　高　竇公，李洪信夫妻可好？

竇　老　他二人一天吃得八大碗飯，怎么不好！

刘　高　我那三娘可好？

竇　老　再也不要提那三只羊，赶在深山去放草，被猛虎嚕……吃了！

刘　高　不是呀，我那三娘妻呀！

竇　老　再也不要提起那三只鸡，被黄鼠狼吃了两只，剩了一只，三小娘子在月中，是老汉喀嚓一刀宰了，拿与三小娘子吃了！

刘　高　哎，我那受苦的李氏三娘！

竇　老　哪哪……个，你还記得那受苦的李氏三娘么？

刘　高　是啊！

竇　老　她她……她如今发了財了哇！

刘　高　啊，妇道之家，說什么发了財呢？

竇　老　她不但发財，还置了家当呢！

刘　高　什么家当！

竇　老　一担水桶，大大的两层石磨！

刘　高　要它何用？

竇　老　日間挑水，夜晚挨磨！

刘　高　唔，日間担水，晚来挨磨！唉，苦命的妻呀！

竇　老　刘官人不必啼哭，她还叫我与你带了一个口信来了！

刘　高　什么口信？

竇　老　他叫你不要在此为官，回去与她挑挑水、挨挨磨！

刘　高　嘟！胆大竇公，此乃什么所在，擅敢疯言乱語，大胆放肆！

竇　老　哎，我不过与你談談家常，你在那里作起恼来，我不但說你，我还要罵你！

刘　高　量你不敢！

竇　老　我說罵就罵！刘高！

刘　高　大胆！

竇　老　刘智远！

刘　高　放肆！

竇　老　我我……把你这刘偷鸡的！

刘　高　眞是大胆！

竇　老　（唱二黃慢板）

未曾开言泪先抛，
罵一声忘恩負义小刘高。
可記得在家中鍘馬草，
員外安人把香烧？
他見你頂平額寬生得好，
亲生女儿把你招。
实指望招贅你終身有靠，
又誰知他二老命赴阴曹。
李洪信他夫妻生計巧，
命你到花园之內看守瓜苗。
实指望那瓜精将你吃了，
又誰知因禍成福得宝刀。
你得了宝刀投軍来了，
你把那受苦三娘一旦抛。
你去后李洪信又生計巧，
他逼胞妹嫁富豪。
烈性三娘不肯嫁，

打至在磨房挨磨苦受煎熬。
日間挑水到八角井跑，
到晚来挨磨要到月輪高。
三更时分要分娩了，
到隔壁哥嫂处去借剪刀。
狠心的哥嫂关門睡了，
可怜她咬断臍带留下你的后代根苗。
次日里五鼓天明了，
哥、嫂狠心把嬰孩往那魚池內去拋。
是老奴舍死忘生将他救了，
抱与三娘哭嚎啕。
三娘屈膝忙跪倒，
她叫我不分昼夜奔到幷州、找寻你忘恩負义小
刘高。
为东人走了些不平路道，
为东人宿了些古庙破窑。
为东人大街求乞討，
为东人哪顾得路远山遙。
实指望找着你終身有靠，
又誰知你一旦无情把她拋。
你口似沙糖心似刀，
心如狼虎未长毛。
不結子的花草休要种，
呀呀呸！
你这无义之人誰与你交！
刘　高　（唱）竇公不必珠泪掉，
下官言来听根苗：

待等来日书修好，
迎接三娘你休辞劳！

竇　老　刘高，我要回去了！

刘　高　竇公不必如此。明日下官修下书信，差人去到原郡，迎接三娘前来，同享荣华共受富貴就是。

竇　老　你那无良心人的話，听也罢，不听也罢！

刘　高　乃是实言！

竇　老　乃是实言？好个刘官人！啊哈哈哈……

（唱）刘官人你須要言而有信，
你莫要忘却了結髮情。
我竇老送子非容易，
为的是你刘門后代根。
你若是眞心来接請，
我纵死黃泉也甘心。

刘　高　（唱）竇公不必細叮嚀，
我刘高岂是无义人。
待等把三娘接进府，
举家感念你大恩情。
少时与你还要細談論，
明天将她接进門。

竇　老　你你你……是当眞？

刘　高　当眞。

竇　老　果然？

刘　高　果然。

竇　老　哈哈哈……哎喲！

刘　高　随我后面用飯去！

竇　老　来了，来了！难得呀，难得！哈哈哈……（同下）

三 字 经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临淮騎都尉温韬，胸无点墨，欲招一幕宾，适不第举子罗英穷困卖字，应募入府。罗曲解"三字经"以諷之。

第 一 場

〔四龙套、关卞上〕

关 卞 （引）人情如水急，世事似棋更。

下官、关卞。官居临淮营千戶司。我有一故友温韜，出兵得功，升任騎都尉，作了我的上司，須在轅門伺候。正是：雪里送炭少，錦上添花多。来，打道轅門！

〔四龙套、关卞圓場〕

关 卞 来；听打了几鼓？

〔二鼓介〕

一龙套 打了二鼓。

关 卞 两旁退下！

四龙套 啊！（两边下）

关 卞 开門！

〔吹打、四綠龙套、温韜上，关卞旁站〕

温 韜 （引）劍气冲斗牛，得知遇，指日盼封侯。

（詩）面带三分勇，

胸藏百万兵；

既能为大将，

何必問出身！

下官、温韜。在岐王李茂貞麾下，屡建奇功，升任都尉，鎮守临淮。每逢三、六、九日，乃是文报之期。左右，伺候啦！

四龙套　啊！

〔旗牌上〕

旗　牌　为求知名士，特地下书文。

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关　卞　（出門介）什么人？

旗　牌　节度使罗大人差官求見。

关　卞　候着！（进門介）启大老爷！节度使罗大人差官求見。

温　韬　传！

关　卞　（出門介）大老爷传。小心啦！

旗　牌　是。

〔关卞进門，旗牌随进介〕

旗　牌　参見大老爷！

温　韬　到此何事？

旗　牌　我家老爷有书信一封，大人請看！

温　韬　呈上来！

〔旗牌递信，温韬接信看介，轉递关卞介〕

温　韬　拿去看来！

〔关卞接信，看介，轉递旗牌介〕

关　卞　拿去看来！

旗　牌　旗牌不识字。

关　卞　大老爷，旗牌不识字。

温　韬　啊，我叫你看！

关　卞　我也不识字。

温　韬　喲！身为千戶司，怎么不识字？快快去入学补学补学才是！

关　卞　是是是。小官遵命！书信在此，大老爷請看！

温　韬　呈上来！

〔关卞递信，温韬接信，拆信介〕

温　韬　待我看来！（看介）哦，原来如此。来人呢？

旗　牌　在。

温　韬　对你家大人去說：我这里照书行事。你回去吧！

旗　牌　我家大人說道：要封回书。

温　韬　嗯，此乃机密大事，你先回去，随后我自有回书前去。你不要多說，快快回去吧！

旗　牌　遵命！（下）

温　韬　轉堂！

〔四綠龙套下〕

温　韬　老卞，坐下！

关　卞　大老爷在此，哪有小官的座位！

温　韬　你我乃是旧日的朋友，不必客气，坐下說話！

关　卞　謝坐！

温　韬　老卞，你怎么欺我？

关　卞　小官怎敢欺大老爷！

温　韬　方才罗大人有书信前来，你明明知道我不识字；我叫你看，你怎么反叫我看起来啦？

关　卞　大老爷你是知道的。小官是弓馬出身，未曾讀过圣賢之书。我知道大老爷升了官，必然是福至心灵，接过书信一看，就明白啦。

温　韬　我还是与先前一样。

关　卞　旣然是与先前一样，怎么晓得有个“原来如此”？

温　韬　你哪里知道，我在众人之前是随机应变：那么“之乎者也”打发来人回去，你我再想法儿！

关　卞　到底是大老爷高才；若是小官就洒了湯啦！

温　韬　話虽如此，不知这书中到底为了何事？

关　卞　这也不难。就在营中找一个认字的兵丁，进来一念就晓得啦。

温　韬　不好不好。方才我装着认识字的样子，如今又传识字人进来，被他們晓得你我不认识字，以后焉能約束他們？

关　卞　哎呀，这倒难啦！

温　韬　我聞得古人有入幕之宾，如今我身为临淮都尉，也当找个幕宾帮办帮办。你看如何？

关　卞　这倒是个主意。命何人前去寻找？

温　韬　旁人前去，我不放心。老卞，你去找找吧！

关　卞　遵命！正是：不明书中事，特請识字人。(下)

温　韬　嘿！方知提笔重，还是讀书高！(下)

第　二　場

罗　英　(內)卖字呀！(上)

(唱四平調)

落孙山不由人把朱衣恨，

长街上来了我罗英。

卑人、罗英，乃江东人也。往朝中赴試，被朝中一班庸臣作乱国政，是我不第而归。可笑魏博节度使罗兆威这个反复小人，集我詩句百首，竟要与我通譜連宗，被我痛罵他一場，是我改名而逃。一路盘费皆无，只得提笔卖字。行来已是临淮地方，家乡在邇，正好趲行者！

(唱)叹文章自古道无有眞价，

黃金大力可通神。

落风尘达人当知命，

問天何苦困斯文？
无奈何卖字把名姓隐，
卖字啊！
笔耕墨稼度光阴。
（关卞上，与罗英撞介）
关　卞　嘿！你这个人低头走路，往你老爷身上撞，是何道理！
罗　英　他撞了我，反道說我撞了他，眞眞不讲道理。哦，我的不是，这厢賠礼！
关　卞　罢了。你是做什么的？
罗　英　有招牌。
（关卞看介）
罗　英　卖字的！
关　卞　卖字的，你可会写字？
罗　英　不会写字，怎么卖字！
关　卞　哦，你会写字，你可认识字？
罗　英　不认识字，怎么会写字！
关　卞　噢，会写字，认识字，这倒奇啦！你是哪里来的？
罗　英　我是个落第的举子。只因断了盘费，故尔提笔卖字。
关　卞　你既然又会写字，又认识字，这倒巧的很。我家大老爷找一个幕宾，你可願去？如若願去，快快跟着我走！
罗　英　幕宾只有聘請，哪有叫我跟你前去之理！
关　卞　我們为武人的說話爽快，要去便去，不去拉倒。
罗　英　倒是武人說話爽快，我便跟你前去！
关　卞　好，走哇！我慣做先行，
罗　英　师爷随后跟；

关　卞　无意得幕友，

罗　英　下第遇将軍。

关　卞　到啦，站住！(进門介)有請大老爷！

〔温韜上〕

温　韜　手使大鉞斧，不及小毛錐。

老卞，幕宾可曾找着？

关　卞　找着啦。

温　韜　叫他进来！

关　卞　是。(出門介)先生随我进来。見了大老爷要磕响头！

(进門介)

罗　英　連个"請"字都无有，斯文扫地矣！(进門介)将軍請了！

温　韜　啊！哪里来的这个野汉？見了我不拜，向我拱手！

罗　英　江东举子，因下第而来，故尔顚顚倒倒。

温　韜　难怪你是个落第的举子，連个礼都不知道嗎？

罗　英　昔日叔孙通不拜汉高祖。何况将軍請我以为幕宾，

岂有下拜之理！

温　韜　看你相貌平常，你必不通文墨，焉能做得我的幕宾！

罗　英　将軍的幕宾非我能做，若說不通文墨，此何言也！

怀揣四书、五经，可以对答之！

温　韜　你說此話就是个假斯文。你可晓得四书、五经是哪

个作出来的？

罗　英　呵呵！这倒要請教！

温　韜　乃孙武子作出来的。我們武将用兵都要学他。想你

們文人須讀三经方能会考。

罗　英　我們不知道什么叫"三经"。請問是哪"三经"呢？

温　韜　老卞，他連"三经"都不知道，待我来告訴他听。

关　卞　大老爷告訴他，叫他长长見识。

温　韜　这“三经”就是小孩子上学头一本念的那“三经”。

罗　英　哦，这是“三字经”！

温　韜　着哇，就是“三字经”！

罗　英　“三字经”我是烂熟的。

温　韜　怎么，“三字经”你都烂熟的啦？好，你将通本“三字经”讲出道理，我請你做幕宾师爷，分外看重。

罗　英　要我讲“三字经”必須要一个座位，还要好茶一壶！

关　卞　大老爷要他讲书，他要一个座位，还要好茶一壶。

温　韜　暂且叫他坐下，讲得好有茶吃；讲得不好連冷水也沒得吃！来，与他看座！

关　卞　先生那旁有座。讲得好有茶吃。

罗　英　（背供介）看此情形，都是不通文墨的。待我来将他們戏耍一番。正是：

师友从来重典型，

传呼賜坐几曾听；

当年魯酒不相設，

量他不通三字经。（拍桌介）

关　卞　这做什么？

温　韜　他們讲书的规矩。

罗　英　話說盘古圣人之后，出了一家賢人。

温　韜　賢人是哪个？

罗　英　名叫“人之初”。他有一兄弟名叫“人之倫”。虽然一母同胞，却是性情各别。何以呢？“人之初”是个有名的賢士，故而“性本善”；那“人之倫”是个不中举的神童，他就“性乃迁”，弟兄却有一点好处——

温　韜　怎样的好处？

罗　英　确是“兄則友、弟則恭”。这一日“人之初”向“人之

倫”言道：你我“朝于斯，夕于斯”也非了局；須要做件事业，“光于前，裕于后”，方称得“为人子”。“人之倫”言道：兄长这一番話教訓得极是。弟岂不知“勤有功，戏无益”！想我們讀书人，学以致用，小弟如今要出外去教館。“人之初”一聞此言，就請了个得力朋友，商量他兄弟坐館的事情，你道他的朋友是誰？

温　韜　是誰？想必也是一个讀书人！

罗　英　就是那“苏老泉”。他来到“人之初”家中，“人之初”就将“人之倫”坐館之事与他一說。那“苏老泉”言道：倒巧得很，正有一家要請先生，我将令弟荐往他家去吧！

关　卞　倒巧得很，一想出去教书，就有人要請先生。怎么你老先生出来好久，沒有人請你去？

罗　英　啊！

温　韜　老卞，不許多說，靜听他讲！

罗　英　他将“人之倫”荐到“竇燕山”家中去“教五子”。当时讲明：每年二十四两銀子；三两銀子节敬，每年銀子共二十七两。这叫作“苏老泉，二十七”。“苏老泉”临去言道：少时自有聘书請帖到来相請。那“人之倫”就准备琴棋书箱，衣佩行囊，弟兄分别。“人之初”囑咐“人之倫”道：兄弟此去“凡訓蒙，須讲究”，不要耽悞人家子弟！“人之倫”言道：弟此去要“揚名声，显父母”。不說兄弟分别。单說那“竇燕山”是个“有义方”的人。聞得“人之倫”到他家坐館，要办丰盛酒筵接风。打听得“香九龄”会办“能温席”，着人招“香九龄”前来办一桌“能温席”。“香九龄”言道：这桌“能温席”我一人办不来，請来“唐刘宴”来管

賬。唤了"大小戴"来打杂，他們一班人就忙起来了：奔到"曰南北，曰西东"，办到"曰水火，木金土"各样家伙，还有"玉不琢，不成器"。悬的灯亮"如囊螢，如映雪"，办的佳餚有"馬、牛、羊，鸡、犬、豕"。飯食尽都是"稻、粱、菽，麦、黍、稷"。唤了些歌唱的是"匏、土、革，木、石、金，絲与竹，乃八音"。

温　韜　这桌"能温席"好丰盛，不想我身为这大的官，不要說吃它，連看都沒有看見过！"人之倫"这小子好造化！以后便怎样呢？

关　卞　大老爷，他讲得很快活，都是你大老爷打断他的話头！

温　韜　哈哈！你倒埋怨起大老爷来啦！别胡鬧，听他讲来！

关　卞　是是。請讲下去！

罗　英　那"竇燕山"見"能温席"有了头緒，就着人下帖請客。怎奈家中无有閑人。也罢，就命"融四岁"去請客。緣何用一小孩子前去請客？因为"融四岁"就"能让梨"是很能干的，故尔命他前去。誰知到底是个小孩子，他跑到"人之初"家中，将他家"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的人都請来了。"竇燕山"将这桌"能温席"摆在"此四方，应乎中"一点地方。大家你推我让让个不了，"竇燕山"一看人多嘴杂，必要一个好嘴客，再三寻不出一个人来，只得把"我周公"他老人家請来。"我周公"来到"此四方"，这些人見了礼，"长幼序，友与朋"，大家就坐下了。"我周公"坐在席上"讲道德，說仁义"。此日，再定了名班演戏，唱的是

"五霸强，七雄出"，"王莽篡"直到"光武兴"打止。这才是"述圣贤，礼乐备"。大老爷，你道这"能温席"吃了几时？

温　韬　这桌"能温席"吃得好热鬧，一天吃不了，怕要两天吧？

罗　英　(笑介)哈哈哈……大老爷太小覷这桌"能温席"了！

温　韬　怎么，这两天还吃不完么？

罗　英　怎样能够吃完！直吃到"曰春夏，曰秋冬"，整整的吃了一年，这才酒闌席散。那"唐刘宴"与"香九龄"收聚家伙，算算賬目，从"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开出賬来要錢！

温　韬　啊，怎么一席酒要这許多銀錢？

关　卞　大老爷怕做了一年的大老爷也沒有这么多的銀錢！

温　韬　胡說，听他讲！

关　卞　是是是。

罗　英　"竇燕山"看完了賬目，大发雷霆道：一桌"能温席"用不了这許多銀子，你莫非是开了我的花賬？可对"三光者，日月星"賭个咒来！"香九龄"与"唐刘宴"說道：好哇，我們为了你这桌"能温席"，"如負薪，如挂角"，整整的吃了一年苦，分文未取，反說我們开了花賬，还要賭咒！他二人一怒就去叩了閽了。你道他在哪里告？从"自羲农，至黃帝"起，一直告到"十八传，南北混"止，打了有几千年的官司不曾落案。朝廷无法，打发欽差审理此事。你道欽差是誰？就是"若梁灝，八十二"岁奉旨出京，他还带了家眷上路。大夫人"蔡文姬"，二夫人"謝道韞"，因"彼女子，且聪明"，故尔带出办事。哪知"若梁灝"

年老胡塗，护庇"竇燕山"，将"香九龄""唐刘宴"带上堂来，不由分說，一个"头悬梁"一个"錐刺股"，严刑拷打。吓得衙門隔壁"昔孟母"搬到"择邻处"去了！"人之初"見官司不能落案，与他們两面說合。那"竇燕山"情愿罰出"犬守夜，鸡司晨"、"蚕吐絲，蜂酿蜜"外带"人遺子，金滿籯"付与香九龄还賬，这場官司才得了結。"人之初"說道：为人必須"戒之哉，宜勉力"。这是"三字经"通本典故，讲完了！

关　卞　大老爷，卑职偌大年紀，才听了一本"三字经"，就把我的聪明都讲开啦！

温　韬　难得这位先生与你开了聪明窍。有封书信在此，請先生观看！（递介）

罗　英　待我看来。（接信看介）"魏博节度使罗兆威书致临淮都尉温公麾下：因敝同宗罗英恃才巧言，不第而归，必从临淮而下，望乞截住，押送魏博，感恩之至！"原来如此！

温　韬　老卞，书信上面可有个"原来如此"？

关　卞　大老爷你是怎么知道？

温　韬　我糊里糊塗一猜就猜着啦！

关　韬　总是大老爷有能耐。

温　韬　可有此人？

罗　英　有有有，此人才高志广，早已往关外去了。

温　韬　就煩先生作封回书。

罗　英　遵命！

温　韬　老卞哪，你也弄一桌"能温席"我們来吃吃！

关　卞　沒有"香九龄"哪里去做"能温席"去？昨日我买了一个烧羊头，請大老爷受用吧。

温　韬　烧羊头也好。正是：

　　　　贤主嘉宾处处有，

　　　　相逢得意最难求。

关　卞　多蒙先生开茅塞，

罗　英　三生有幸吃羊头！

　　　　〔同下〕

烏 盆 記

余胜蓀藏本

提 要

刘世昌外地经商，結算帳目后，携仆回家，中途遇雨，借宿于窑戶赵大家中。赵大夫妻見財心动，将刘主仆謀害，并将二人剁为肉泥，烧制成烏盆。适张别古至赵家索欠債，刘鬼魂向张伸訴寃情，张代訴于包拯处，寃乃昭雪。

第 一 場

刘世昌 （內）趲行！

〔刘升、刘世昌上〕

刘世昌 （唱西皮搖板）

青山綠水观不尽，

人投旅店鳥归林。

在下、刘世昌，南阳人氏。販卖綢緞为生。离家数載，今将貨物发完，收淸賬目，归家探望双亲。刘升！

刘 升 有。

刘世昌 前面什么所在？

刘 升 离此不远，就是东大洼。

刘世昌 看天气不好，你我速速趲行！

刘 升 是。

刘世昌 （唱西皮原板）

叹人生世間名利牵，

抛父母撇妻子离故园。

道旁美景懶得看，

披星戴月奔家园。

霎时間一陣天色变，

〔雷声，冲头，乱錘〕

刘世昌 （唱）狂风大雨遮满天！

刘升带路往前趲，

夜宿旅店把身安。

〔同下〕

第 二 場

赵 大 （內）啊哈！（上）

（念数板）

自幼生来命不堪，

又会烧盆又会烧磚。

一份家財俱花尽，

只落得身穿破衣衫、破衣衫。

我，赵大。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夫妇二人在这定远县东大洼烧窰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老婆喚出，将这些盆子晒晒，也好到集鎮上去卖。

老婆子哪里？

赵 妻 （內）啊哈！（上）

我們当家的是个能人儿，

又会烧磚又会烧盆儿。

小两口、过日子儿，

忙忙活活有个意思儿，

我說当家的，叫我干什么呀？

赵 大 看今日天气清和，叫你出来，我們来晒晒盆，也好到集鎮上去卖。

赵 妻 好，咱們来抬盆。（抬盆介）当家的，这个太大啦！

赵 大 小着点儿吧。

赵 小 太小啦！

赵 大 得啦，将就点儿吧！

赵 妻 喲，阴啦天儿啦，咱們抬进去吧。

赵 大 抬进去。

赵　妻　又晴啦！

赵　大　再抬出去。

赵　妻　又阴啦！

赵　大　得啦，别找駡啦！

〔同下〕

第　三　場

〔刘升、刘世昌上〕

刘世昌　（唱西皮散板）

　　行了一程又一程，

　　渾身上下水淋淋。

看那旁有一人家，上前借宿，好話多讲。

刘　升　嘿！你們这儿是店么？

〔赵大上〕

赵　大　做什么的？

刘　升　可有女人陪着睡觉嗎？

赵　大　我們这里是住戶人家，不是妓院，也不是旅店！

刘世昌　嗯！这奴才，不会讲話！啊兄台，这厢有礼！

赵　大　这才是人說話哪！您是做什么的？

刘世昌　我們行至此間，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望兄台方便一二，借宿一宵，感恩非浅。

赵　大　您旣是借宿，請您进来吧。

刘世昌　将馬帶进。

赵　大　是。

〔刘世昌、刘升、赵大进門介〕

赵　大　您請坐吧。

刘世昌　有坐。

刘世昌　在下刘世昌。

赵　大　哪儿的人氏？

刘世昌　南阳人氏。

赵　大　作何生理？

刘世昌　贩卖綢緞为生。

赵　大　是个发財的买卖！

刘世昌　小本錢。請問兄台上姓？

赵　大　我叫赵大。

刘世昌　原来是赵大哥！

赵　大　不敢，不敢。

刘世昌　做何生理？

赵　大　开了一座盆儿窑。

刘世昌　也是发財的买卖！

赵　大　不算大买卖。您可曾用过飯哪？

刘世昌　这个……

赵　大　不用客气，我們这儿有現成的。

刘世昌　只是打攪不当！

赵　大　哪儿的話呢，我給您預备去。家里的，快来！

〔赵妻上〕

赵　妻　什么事？

赵　大　来了一个好买卖，你快快預备药酒去！

赵　妻　是啦！

〔赵妻下，又上。将酒飯递与赵大介。下〕

赵　大　酒也来啦，飯、菜也来啦，請您二位用吧。

刘世昌　叨扰了！

（唱西皮原板）

好一个赵大哥眞慷慨，

霎时間酒飯摆上来。

不幸在中途被雨漑，

萍水交打攪理不該。

到明天自当多謝拜，

昏昏沉沉倒在土台。

赵　大　天不早啦，您該歇着啦。

刘世昌　請便。

〔赵大下。刘世昌、刘升睡介。起鼓介〕

刘世昌　（唱西皮倒板）

霎时一陣肝腸断，（吐介）

（唱西皮摇板）

刀攪柔腸为哪般？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的巧机关！

回头便把刘升唤，

刘升，刘升！哎呀！

想必奴才丧黃泉！

眼望着南阳高声喊，

爹娘啊！（洒介）

阴曹地府走一番。（死介）

刘　升　（唱西皮倒板）

霎时一陣心头乱，

（唱西皮摇板）

腹內疼痛为哪般？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巧机关！

急忙快把主人喚，

主人，主人！哎呀！

想必一命丧黃泉！

眼望南阳高声叫，

哎呀我的爸爸呀！

阴曹地府去伸冤。(死介)

〔赵大、赵妻上，开門看介〕

赵　大　他二人已死，将他們尸首剁成肉泥，放在窑內烧盆吧！

赵　妻　你我就这么办！

〔赵大、赵妻抬尸介，剁介〕

〔判官暗上，站桌上〕

赵　妻　哎呀，我瞅墙上那个判官直瞪眼睁，我有点儿害怕！

赵　大　你怕什么！咱們干咱們的，怕他何用！

〔赵大、赵妻剁完尸首〕

赵　大　得啦，这一下子咱們可就发了財啦，赶快叫泥瓦匠先盖起房子来再說。正是：禹門三級浪，平地一声雷。

〔赵大、赵妻下〕

〔鍾馗下桌子〕

鍾　馗　(詩)着道金阶怒气多，

只因不中状元科；

唐王賜某青鋒劍，

頒請天下斬妖魔。

吾乃、終南山进士鍾馗是也。今有赵大夫妻将刘世昌主仆謀害，被某亲眼看見，我不免直引他去往县台那里伸訴。啊，一言未尽，刘世昌冤魂来也！

〔刘世昌上〕

刘世昌　参見判爷！

判　官　有何冤枉，朝上訴来！

刘世昌　在下、刘世昌，被赵大謀害，願在公堂告訴！

判　官　为何不去告訴？

刘世昌　奈无引見之人。

判　官　我与你作一見证。

刘世昌　謝判爷！

〔刘世昌、判官下〕

第　四　場

张別古　（內）嗯咳！（上）

（念数板）

年迈时衰，

老来无子好伤怀；

妻丧早、命运乖，

只落得奔忙劳碌打草鞋，打草鞋！

（念）人老屈腰把头低，

树老焦梢叶儿稀；

茄子老了一兜子儿，

倭瓜越老越好吃。

老汉、张別古。打草鞋为生。这两天生了一場毛病，沒有出去做买卖。今日病好啦，一个錢儿沒有，我想起城南赵大，欠我两双草鞋錢。不免前去要了来，也好度日，就此走走。待我出了門儿，关上門儿，我再鎖上門儿，門儿呀門儿！你好好看着我的門儿，不要叫羊吃了我的被窩！老啦老啦，再也不能小啦；若是小了，可就費了事啦！說話之間到啦。哎呀，

房子怎么翻盖啦，还是搬了家啦！待我再来看看！揖德堂赵。是他的堂号！待我叫叫看。赵大，赵大！

〔赵大上〕

赵　大　忽听叫赵大，

胆战心如麻；

纵然将事发，

有錢全不怕。

张别古　赵大，赵大！

赵　大　原来是老小子！

张别古　好說，小小子儿！（背供介）啊，他哪里搶来的錢，穿的这么好！（向赵大）是我！

赵　大　你来做什么？

张别古　我找你有两句話說。

赵　大　有話这里讲？

张别古　不在这里讲，在哪里讲？

赵　大　这里风大，吹了我的舌头！在会客厅里讲話！

张别古　有了錢就有了会客厅啦！我不认识，你头里走。

赵　大　跟我走。进大門儿！

张别古　进大門儿。

赵　大　进二門儿！

张别古　进二門儿。

赵　大　走穿廊！

张别古　走穿廊。

赵　大　过游廊！

张别古　哦，过游廊。

赵　大　抬起脚来！

张别古　做什么？

赵　大　小心黃鼠狼！

张別古　你們这里狼倒不少！你还到了到不了哇？

赵　大　就算到了吧。跟我进来！

〔赵大、张別古进門介〕

张別古　这个地方眞不錯，好像一个戏台。待我来坐一会。

赵　大　哎，走开！这个地方你也坐的么！

张別古　坐坐也不要紧哪！

赵　大　木能生火，你可晓得烧了你的屁股！

张別古　你坐着怎么不烧哇？

赵　大　我是福大量大！

张別古　我坐哪儿呀？

赵　大　你坐在地下！

张別古　我就坐在地下！

赵　大　有什么話說？

张別古　你前些日子拿了我两双草鞋，还沒給我錢，今天你該給我啦！

赵　大　什么！我头上戴的什么？我身上穿的什么？脚底下登着什么？我会欠你的草鞋錢？你胡說八道！

张別古　哎呀，发了財他全忘啦！有啦，赵大爷，您听錯啦，不是您欠我的草鞋錢，是您伙計拿了我两双草鞋沒給錢，写在您的賬上啦！

赵　大　这話才对。

张別古　有錢給我，我好走。

赵　大　錢哪，都用铁絲儿串起来啦！为你还开串不成！沒有錢！

张別古　有銀子沒有？

赵　大　銀子都澆了銀山啦！

张别古　有票子沒有？

赵　大　有当票两张！

张别古　当票我也沒有錢贖，我就是討飯短个盆儿！

赵　大　你跟我到盆儿庫里去。

张别古　啊，盆也有了庫啦！

赵　大　大爷有錢！

张别古　你头里走。

赵　大　跟我来！

（赵大、张别古小圓場）

张别古　你这两天倒好，沒生毛病？

赵　大　你不要胡說！到啦，你瞧上中下三层！

张别古　你把上层的給我一个。

赵　大　上层是进貢的，你不能用。

张别古　中层的与我找一个。

赵　大　中层的是公伯王侯使的，你不能用。

张别古　下层的与我找一个。

赵　大　下层的是来往客商使的，你不能用。

张别古　那么着我在大堆里挑一个吧。

赵　大　这到可以使得。我替你拣一个吧。（取盆介）我告訴你，这个盆儿它还有个名儿！

张别古　它叫什么？

赵　大　它叫烏盆！

（刘世昌鬼魂上）

张别古　这个名儿倒不錯。

赵　大　你去吧！

张别古　你們这里狼太多，我弄不清楚，你把我带出去吧。

赵　大　好，你跟我出来。（圓場）好啦，到啦。

张别古　我出去啦。
赵　大　你回来，你回来！
张别古　回来做什么？
赵　大　你到外头打听打听，有那小姑娘、小小子儿买两个来。
张别古　要小姑娘、小小子儿做什么？
赵　大　小姑娘服侍你大奶奶。
张别古　小小子儿呢？
赵　大　服侍大爷我。
张别古　哦，有了錢眞会出花头儿！有咧，待我来拿他开开心！大爷，小姑娘沒有，有个小小子儿。
赵　大　小小子儿在哪儿哪？
张别古　你远看！
赵　大　沒有人！
张别古　近看！
赵　大　啊，就是你呀！
张别古　哎，不錯！
赵　大　我沒有錢給你买棺材！
张别古　我当你們家活祖宗！
赵　大　你滚出去唄！（关門下）
张别古　啊，老天哪老天！我想赵大与我一样的人，为何他会发起財来？咳，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轉南时！
刘世昌　张别古！
张别古　是哪一位？
刘世昌　唉，老丈！
（唱二黃原板）
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有言来你是听：

休把我当做了妖魔論，

我本屈死一鬼魂！

张别古　（唱二黄原板）

他那里叫一声张别古，

倒叫我年迈人糊里糊塗！

哎呀且住，常言說的好：少年見鬼，还得三年；老来見鬼，就在眼前！不好，拿起盆儿来走！

（刘世昌挡介）

张别古　我打这边儿走！

（刘世昌挡介）

张别古　我打那边儿走！

（刘世昌挡介）

张别古　哎喲，鬼打墻！

刘世昌　（唱二黄原板）

我忙将树枝摆摇动，

张别古　哎呀，好大风！

刘世昌　（唱二黄原板）

抓一把沙土揚灰尘！

张别古　哎呀，好大尘土！

刘世昌　（唱二黄原板）

我和你远无冤近无有仇恨，

望求老丈把冤伸！

张别古　不好，弄的我鼻子里、嘴里、眼睛里都是些黄土泥！拿起盆儿来走哇！

（唱二黄搖板）

急急忙忙往前进，

不觉来到城隍庙門。

說話之間，到了城隍庙啦。我听人說：城隍老爷頂灵啦，待我进去許个願，叫这鬼不跟着我才好！就是这个主意。就此走走！张别古进庙来！

（念数板）

躬身下拜，

尊一声城隍老爷細听明白：

只因赵大該我錢財，

我去討債。

他沒有錢，

給了我一个盆折了債。

这个盆儿它是个妖怪，

半路途中說出話来！

望城隍老爷与我遮盖，

明日里猪头三牲一棵白菜，

我一定买来！我一定买来！

好，願也許了，待我来叫叫看。烏盆！（听介，无回声）城隍爷眞灵，鬼也不跟着我啦，待我回去。（出門介）慢着，我連吃飯錢都沒有，哪有錢还願！不好，城隍爷鬧起来，比鬼还凶，待我打退了願吧！张别古二次进庙来！（进門介）

（念数板）

躬身下拜，

尊一声城隍老爷細听明白：

只因赵大不該我的錢財，

我沒去討債。

这个盆它不是妖怪，

半路途中它沒有說出話来。

望城隍不要与我遮盖，

明日里猪头三牲一棵白菜，

我不能买来！我不能买来！

城隍爷，我方才說的話，算是拉倒啦！好，願也不許啦，待我再来叫叫看。烏盆！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不好，鬼又来啦！拿起盆儿来走！

（唱二黄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行，

不觉来到自己家門。

到了自己家了！

（念数板）

我放下了棍儿搁下了盆儿，

拿起了钥匙通开了鎖的屁股門儿。

我拿起了棍儿拿起了盆儿，

急急忙忙进了我的門儿。

搁下了棍儿放下了盆回手关上了我的門儿，

我看你是神是鬼怎么进我的門儿！

刘世昌　张别古！

张别古　不好，把鬼关在屋里啦！

刘世昌　老丈啊！

张别古　有什么話你說吧！

刘世昌　（唱反二黄三眼）

未曾开言泪滿腮，

尊一声老丈听开怀：

张别古　家住哪里？

刘世昌　(唱)家住在南阳城关外，

张别古　离城多远？

刘世昌　(唱)离城十里太平街。

张别古　姓甚名誰？

刘世昌　(唱)刘世昌祖居有数代，

张别古　什么行业？

刘世昌　(唱)务农为本頗有家財。

奉母命上京做买卖，

販卖綢緞倒也生財。

前三年也曾把貨卖，

收清賬目轉回家来。

路过定远县交界，

忽然間老天爷降下雨来。

主仆們至赵大窑門外，

借宿一宵起禍灾。

赵大夫妻将我謀害，

他把我尸骨未曾葬埋！

烧成烏盆在窑卖，

幸遇老丈討債来。

可怜我含冤已三載，已三載，

老丈啊！

张别古　哎呀，一个人倒了霉，什么事儿都遇的上，会碰見鬼啦！这是从哪儿說起！

刘世昌　(唱反二黃原板)

因此上随老丈轉回家来。

张别古　我听人說：鬼怕贓东西，我昨儿晚上拉了一盆屎，待我澆他一澆！(浇介)

〔刘世昌以臂挡介〕

张别古　哎呀，好臭哇！

刘世昌　（唱）劈头盖臉洒下来，

奇臭难聞口难开。

可怜我命丧他乡以外，

可怜我魂在望乡台。

父母盼儿儿不在，

妻子盼夫夫不能轉来。

望求老丈将我带，

带我去見包县台。

公堂以上把我的寃仇解，

我保你福寿康宁永无灾。

张别古　說了半天，你叫我替你打官司？

刘世昌　正是。

张别古　可就是有一样，我見官說不出話来！

刘世昌　你告我訴。

张别古　我不去。

刘世昌　告告吧。

张别古　不去。

刘世昌　拿你头疼！

张别古　哎喲，我去我去！我告你訴，你跟我走！我叫你，你可答应！

刘世昌　是。

张别古　怪哉怪哉眞怪哉，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我今带你赴蓮台。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你今有什么寃枉事，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跟随老丈到后台来！

〔同下〕

第　五　場

〔四青袍、二差役、包拯上〕

包　拯　官居县令，与黎民，判断寃情。

（詩）十載寒窗讀圣賢，

常将铁硯試磨穿；

身受皇恩为知县，

朝廷王法大如天。

下官、包拯。身居定远县知县。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左右，将放告牌抬出！

二差役　将放告牌抬出！

〔张别古、刘世昌鬼上〕

张别古　虽然古怪年年有，果然不似今年多。

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到啦。咱們如今要告状啦！

刘世昌　你告我訴。

张别古　待我喊寃。寃枉啊！

一差役　启禀老爷：有一老头儿喊寃！

包　拯　怎么，有一老者喊寃？

一差役　是。

包　拯　带上来！

一差役　老头儿，老爷传你上堂！

张别古　晓得啦。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咱們上堂訴冤啦！

刘世昌　是。

张别古　跟我进来。叩見太爷！

包　拯　那一老头儿，家住哪里，姓甚名誰？有何冤枉，朝上訴来！

张别古　回禀太爷的話：小老儿姓张名叫别古。打草鞋为生城南赵大該我两双草鞋錢，我跟他去討債，他沒有錢，給了我一个盆儿，走在半路，这个盆儿說了話啦：烏盆儿他有冤枉！

包　拯　左右听了！烏盆，烏盆！

二差役　不曾說話。

包　拯　烏盆！

二差役　还是不曾說話！

包　拯　赶了出去！

二差役　（推张别古出門介）出去！

张别古　烏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咳，你怎么不进去？

刘世昌　非是我不随你进去，因有門神拦阻，我不敢进去。望老丈求下紙馬錢粮，焚化之后，方可进去。

张别古　等着，我进去。启禀太爷：盆儿說了話啦，他本要进来，因被門神拦阻，不敢进来，求老爷賞下紙馬錢粮，焚化之后，才能进来。

包　拯　賞他紙錢一份！

一差役　是。（焚紙錢介）

张别古　烏盆儿，紙烧啦，跟我进去。

刘世昌　是。

张别古　烏盆儿来啦。

包　拯　左右听眞！烏盆！

二差役　未曾答应。

包　拯　左右，打他五板！

二差役　是。（打张别古介）一二三四五！

张别古　金木水火土！

包　拯　赶了出去！

二差役　是。（推张别古出門介）出去！

张别古　烏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别古　哎呀，你怎么拿我开心哪！为你我屁股挨了打啦！

刘世昌　非是我又不进去，我临死之时，那赵大夫妻，将我剝得赤身露体，血污满身。想太爷日后有三公之位，惟恐冲撞。望老爷賜我青衣一件，与我遮盖身体，必能进去。

张别古　你說的話，我不相信啦！我不去啦！

刘世昌　告告吧！

张别古　我不告啦！

刘世昌　拿你头疼！

张别古　哎呀，这可怎么好哇！我不去打官司是头疼，我去打官司是屁股疼，两头受罪，我还是让他屁股疼！寃枉！

二差役　老头儿又来喊寃！

包　拯　叫他进来！

二差役　叫你进去！

张别古　参見太爷！

包　拯　嗯，那一老头儿，三番两次，敢是攪鬧公堂？

张別古　烏盆儿又說了話啦。

包　拯　他讲些什么？

张別古　他說赵大夫妻害他之时，将他剝得赤身露体，血污滿身，太爷日后有三公之位，惟恐冲撞，求太爷賞他青衣一件，遮盖身体，他必然进来。

包　拯　好，賞他青衣一件！

一差役　是。（取青衣交张別古介）

张別古　（出門，以青衣盖盆介）烏盆儿！

刘世昌　有。

张別古　这可跟我进去吧！（进門介）稟太爷：烏盆儿来啦。

包　拯　左右听眞！烏盆！

刘世昌　有。

包　拯　烏盆！

刘世昌　有。

包　拯　烏盆！

刘世昌　有哇！

包　拯　（笑介）哈哈哈……

张別古　（坐桌上介）不成，屈打了我啦！

包　拯　左右，錯打了他五板，賞他五錢銀子。

张別古　这个生意不錯。求老爷再打五板，凑成一两吧！

包　拯　赶了出去！

（张別古下）

包　拯　那一烏盆，家住哪里，姓甚名誰？有何寃枉，朝上訴来！

刘世昌　太爷容稟！

（唱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泪汪汪，

尊一声太爷听端詳：

家住南阳太平庄，

姓刘名安字世昌。

販卖綢緞归家往，

偶遇赵大起不良。

他夫妻图財害命把良心丧，

望求太爷作主张！

包　拯　何人見证？

刘世昌　判爷得見。

包　拯　来，将烏盆入庫！

刘世昌　謝太爷！

〔一差役持盆下，刘世昌随下〕

包　拯　左右，拿我火牌，去到东大洼！将赵大夫妻带到听审！

众　　　啊！

包　拯　掩門！

〔同下〕

硃 砂 痣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藏本

提 要

金兵作乱，太守韓廷风与妻、子失散，后續娶吳惠泉之妻江氏为继室。洞房之中，見江氏哭泣，追問情由，始知江氏有夫。韓怜之，贈以銀两，使其返家，夫妻重聚。吳夫妇心极感戴，知韓无子，乃为韓买一子携归。韓問其身世，并驗其足有硃砂紅痣，始知为已失落之子玉印，父子重圓。

第 一 場

吳惠泉　（內）娘子，搀扶了！

〔江氏搀吳惠泉上〕

吳惠泉　（唱）数年間为经商頗有志量，

运不济回家中染病在床。

这几載遇荒旱束手无望，

怕的是无常到一命身亡。

哎！我吳惠泉。素在四川貿易，不想連遇荒年，生意清淡，家計蕭条，忧思成病，已有两載，束手无計！啊娘子，你看卑人命在旦夕，丢下你孤身无靠！我有一言，只是难以出口！

江　氏　啊官人，你我乃是恩爱夫妻，有話但讲何妨！

吳惠泉　如今我病已临危，不得不說了！是我前日叫你到邻居家借米之时，有一媒婆到来，她說本城有一官家，失了妻室，要娶一位夫人管理家务。哎呀娘子呀，想我病已沉重，有死无生。唉，你孤身一人，依靠何人，莫若寻个生路，免得孤身无主啊！

江　氏　官人說哪里話来！俗語云：为女子者，随夫貴、随夫賤。官人倘若有失，为妻情願覓食求衣，决不失节呀！

吳惠泉　話虽如此，怎奈我家业凋零，絕粮无食，常言道：纵然餓不死，衣食向誰求！

（唱）好夫妻我岂肯忍心离散？

都只为无生計难維两餐。

怕的是我死后你謀生无望，

妻呀！

叹我家貧如洗坐守实难！

江　氏　官人哪！

(唱)你須要保身体眉头展放，

又何必悲切切忧慮妻房！

纵然是夫不幸幽冥路上，

决不肯失名节乱了綱常！

吳惠泉　娘子呀！

(唱)这件事我岂肯出言无状，

只怨我此时間病入膏肓！

江　氏　(唱)他句句言詞哀使人泪降，

救燃眉暫依从再作主张。

〔媒婆、轎夫上〕

媒　婆　(唱)韓太守居林下早已弦断，

他命我再訪个美貌娇娘。

啊吳相公，你夫妻說停当沒有？

吳惠泉　唉，什么停当，这也是无可奈何了！

媒　婆　这是一百两銀子，是作聘礼的。

吳惠泉　唉，有这一百两銀子，就能养病了！

媒　婆　吳相公，把婚书給我呀！

吳惠泉　婚书在此！

媒　婆　花轎已到門首啦！

江　氏　花轎已到門首！哎呀官人哪，事出无奈，妻子就此拜别了！

(唱)似鴛鴦与鴻雁一般离散，

眞好比无情劍刺我心間！

悲切切别丈夫泪流满面，

(哭介)喂呀……

活活的拆散了恩爱姻緣！

〔江氏、轎夫、媒婆下〕

吴惠泉　妻呀！

(唱)为生計夫妻情从此割断，

从今后要相逢梦里团圓。

妻呀！(下)

第　二　場

〔韓廷凤上〕

韓廷凤　(笑介)哈哈哈……

(唱)为续弦前后庭灯光明亮，

梦不想年半百又做新郎。

〔媒婆上〕

媒　婆　花轎到啦。

韓廷凤　搭上堂来！

媒　婆　搭上堂来！

〔江氏、轎夫、丫鬟上。轎夫下〕

媒　婆　恭喜老爷！

韓廷凤　下面領賞。

媒　婆　多謝老爷！(下)

韓廷凤　丫鬟掌灯，待老爷观看！

〔丫鬟掌灯介〕

韓廷凤　(唱)我这里借灯光用目观望，

她与我那前妻一样风光。

江　氏　（哭介）喂呀……

韓廷凤　（唱）为什么双眉皺泪流臉上，

莫不是嫌我老难配鸞凰？

江　氏　非也！

韓廷凤　（唱）要穿衣錦綉衫任你选样，

要吃飯有的是米谷成仓。

江　氏　也不是！

韓廷凤　（唱）这不是那不是难以猜想，

問娘行因何故两泪汪汪，你細說端詳。

江　氏　大老爷容禀：

（唱）未开言先掉泪心中慘伤，

尊一声大老爷細听衷腸：

奴丈夫吳惠泉久病床上，

家貧苦无生計迫卖妻房。

虽貧穷我岂肯富貴独享，

我怎能撇良人冷落凄凉！

大老爷施恩德将奴释放，

成全我夫妻恩瞑目难忘！

韓廷凤　哦！

（唱）听她言这姻緣冰寒雪降，

一时間惹动我恼悶愁腸。

她幼小好夫妻同欢同暢，

为续弦拆散她交頸鴛鴦。

看起来断不可做此勾当，

我情願伴孤灯独守空房。

〔韓福唱上〕

韓廷凤　韓福，你同媒婆送这女娘子回去，你告訴他丈夫：

前番那一百两銀子也不要了。再取一百两銀子过来，全他夫妻的恩义，完成这女子的名节，送她回去吧！

韓　福　遵命！（取銀介）

江　氏　感蒙大老爷恩德，自当銜环相报，小女子就此拜别了！

韓廷凤　小娘子，还有这婚书呢？

江　氏　这……但憑大老爷！

韓廷凤　就在这灯下烧了吧！

江　氏　多謝大老爷！

（唱）舍金銀全名节因果不爽，

这恩德必須要結草銜环！

（韓福执灯引江氏下）

（丫鬟暗下）

韓廷凤　（唱）吳娘子他的夫染病床上，

无奈何卖妻子好度时光。

将他人比自己皆是一样，

我岂肯拆散他恩爱鴛鴦！

我若是昧天良青天在上，

善与恶自有那天理昭彰。（下）

第　三　場

（吳惠泉上）

吳惠泉　（唱）孤单单說不尽胸中苦况，

实难忘数載的恩爱妻房。

运不济偏遇着凄凉景象，

生拆散夫妻們交頸鴛鴦。

〔韓福执灯引江氏上〕

韓　福　大娘子，已到門首。

江　氏　有劳了，請回去吧！

〔韓福下〕

江　氏　（唱）韓員外施惻隐此情难忘，

羞答答見夫君細說衷腸。

官人开門来！

吳惠泉　（唱）猛听得叫夫君声音嘹亮，

这声音好像是江氏妻房。

我娘子既已去怎能回往？（开門介）

江　氏　（进門介）官人！

吳惠泉　（唱）你你你……是人还是鬼細說端詳！

江　氏　官人哪！

（唱）黑夜里送奴归恩高义广，

离韓府又来到自己草堂。

哎呀官人哪！那位韓老爷，聞听奴訴出苦情，立刻着人将奴送回，他說前番一百两銀子也不要了，又助我一百两銀子，与我夫妻度日！

吳惠泉　哎呀，世間就有这等好人！到了天明，你我夫妻二人前去叩头相謝！

（唱）这老爷所行为世間希罕，

助資財仗大义一派天良。

娘子呀！

我二人直等到鸡鳴天亮，

江　氏　（唱）报深恩同叩謝韓府厅堂。

〔同下〕

第 四 場

〔韓廷凤上〕

韓廷凤　(唱)劝世人一个个都要学好，

善与恶自有那天理昭昭。

我当年为太守何等荣耀，

遇兵荒妻和子无有下梢！

看起来前世里未曾修到，

世間事全不問且自逍遙。

〔吳惠泉、江氏上〕

吳惠泉　(唱)謝恩公舍資財恩同再造，

江　氏　(唱)感不尽大老爷德比天高。

吳惠泉　(唱)我二人进門来双膝跪倒，

江　氏　(唱)深答謝再生恩夫妇同巢。

韓廷凤　哎呀！

(唱)救人急济人危遵古訓教，

些須事何必要常挂心梢。

尊二位快請起施礼还到，

相公！

成好事全大义律載天条。

吳相公、大娘子請起，落坐！

吳惠泉　小可不敢。

韓廷凤　还有話說！

吳惠泉　如此，告坐。

韓廷凤　吳相公，昨日听尊娘子所說一番苦楚，令人同情。相公有恙在身，改日再来也还不迟。

吳惠泉　蒙大老爷恩德，贈得銀两，这病不觉好了些。

韓廷凤　啊！

吳惠泉　好了些。

韓廷凤　好了些！吳相公，看起来这个銀錢哪倒算得好物件哪！哈哈哈……

（唱）救你疾救你难救你貧困，

全你貞全你节全你婚姻。

我娶妻生养子前生造定，

我若是錯婚姻到后来留下駡名。

吳惠泉
江　氏　多謝大老爷！

韓廷凤　請坐，請坐呀！吳相公，想我当年也是恩爱夫妻，因兵荒中途失散，失却后嗣，若有一子传宗接代，我也就不续婚再娶的了！

吳惠泉　旣失后嗣，必須要再娶一位夫人才是。

韓廷凤　唉！子孙乃是前世所修，这再娶之事也就不必了！

吳惠泉　大老爷旣不肯再娶，莫若买个幼童，以为螟蛉之子，日后传宗接代，总是一样啊。

韓廷凤　哎，本地的孩子，有許多不便；除非到远方买一孩童，教管成人，使我暮年有靠。

吳惠泉　大老爷这桩小事，小可到干办得来。我向在四川貿易，来年仍要往彼处收取賬目。若遇有合式的，我便买他一个回来，报答恩公如何？

韓廷凤　这只好靠天奇遇了。

吳惠泉　是是是。啊娘子，你我同回去吧！大老爷，小可告别了！

（唱）这老爷品端方为人厚道，

救人困济人危义重德高。

求子嗣去远方犬馬之报，

韓廷凤　要慢些走哇！

吳惠泉　大老爷請轉回吧！

江　氏　（唱）定訪个状元郎答报恩高。

〔吳惠泉、江氏下〕

韓廷凤　你夫妻要慢些走啊！哈哈哈……

（唱）他夫妻进門来双双跪倒，

口声声叫恩人泪珠双抛。

我无子前世里未曾修到，

做恶人纵有子枉費心劳。

引螟蛉愼教訓一般有靠，

韓廷凤全仁德万古名标。（下）

第　五　場

〔金氏上〕

金　氏　指望养儿防备老，誰知臨老还养儿。

老身、金氏。只因那年金兵作乱，中途拾来一子，取名天賜。唉，自从丈夫去世，家业凋零，养这天賜，倒有一十三岁。他只会念书，别的哪里做得一点，反倒要我养活与他。我已年迈，自身难保，哪里能多养活于他。不如将他卖了，留得几两銀子，以作終身之計。唉，我且叫他出来！啊，天賜我儿哪里？

〔玉印上〕

玉　印　（詩）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讀书高。

金　氏　讀书高，讀书高，家計漸蕭条！米也沒的煮，柴也沒的烧，要喝清凉水，还得自己挑！

玉　印　待儿成人大！

金　氏　待你成人大，光阴一旦抛！

玉　印　母亲但放寬心，孩儿长大成人，做了高官，你就是一位太夫人了。

金　氏　哎呀，好大口气！儿呀，为娘有一言，儿且听了！

（唱）庄戶人总須要耕种田地，

全靠着苦勤俭吃飯穿衣。

纵讀书千万卷难当柴米，

唉！

这娃娃怎能够成得根基！

玉　印　母亲哪！

（唱）休道我在书房不种田地，

你孩儿虽年幼立志不移。

且等待羽毛丰鵬程万里，

那时节戴烏紗身挂紫衣。

金　氏　天賜，我对你实說了吧：你却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玉　印　母亲此話从何而起？

金　氏　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我在青州路上撿你来的！

（唱）說什么有儿女万事足意，

看起来眞正是牛馬不及。

纵是我亲生子也难养你、也难养你，

哎！

倒不如母与子一旦分离！

玉　印　这等說来，你不是我亲生母亲了！哎呀亲娘啊！

金　氏　我說我不是他亲生之母，他就哭起他的亲娘来了！哎呀，日后他长大成人，他还养活我么！不如卖了他吧！我若不卖他，他日后还要卖我呢！天賜不要哭，随我来呀！

玉　印　母亲做什么？

金　氏　与你找个好人家去呀！

玉　印　敢是要卖我不成？

金　氏　不錯的，实实是我要卖你！

玉　印　孩儿不去，孩儿不去！

金　氏　儿啊，随我来！

（唱）看此子总不像农商工艺，

　　怎等你长成人眼前难依。

　　我情願老死在阴曹地里，

　　我顾我你顾你各奔东西！

〔同下〕

第　六　場

〔吳惠泉上〕

吳惠泉　（唱）一路上途程远来到此地，

　　为恩公訪一子接传后裔。

在下、吳惠泉。多蒙韓員外全我夫妻恩义，又贈我銀子資本。怎奈他无有子嗣，我意欲謀个俊秀孩童，答报此恩。想我来到四川，賬目俱已收齐，且自趲行者！

（唱）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虽然在外风光好，
怎抵思家一片心。

金　氏　（內）走哇！

（金氏領玉印上）

金　氏　（唱）小冤家与为娘休要慪气，
从今后两分张各寻生机。
卖子呀！

吳惠泉　啊媽媽，拉着孩子卖什么？

金　氏　卖的就是他！

玉　印　咳，我是不卖的！

吳惠泉　他是你什么人？

金　氏　他是我的儿子，却不是亲生的。

吳惠泉　哦，既不是亲生的，为何要卖他？

金　氏　唉，客官听了！
（唱）自夫君去世后家貧如洗，
丢下我母子們无靠无依。
早晚間要炊煮无柴少米，
实难过这光阴难忍餓飢。
小冤家身懶堕終日淘气，
因此上插草标母子分离。

吳惠泉　哎呀且住！我看这小孩童，倒生得清秀！也罢，待我問他要多少銀子。啊老人家，这孩子你要多少銀子？

金　氏　客官哪！
（唱）任憑你卖身价何須商議，
只要你发慈悲将我周济。

吳惠泉　也罢，我与你三十两銀子可卖？

金　氏　我要五十两銀子才卖。

吳惠泉　哦，就是五十两銀子，拿了去！有話急早吩咐几句，我就要趲行了！

金　氏　好銀子呀！客官买他还是为子，还是为仆呢？

吳惠泉　买他去做儿子的。

金　氏　好哇，客官买他为子，要当亲生的一样看待！哎呀儿呀，你跟客官，比不得为娘，駡你也要受，打你也要挨！儿呀，你是要听教訓的！哎呀儿呀，你我母子即刻就要分离，为娘有一言，儿且听了！

(唱)你每日須当要清晨早起，

行孝道莫貪玩休要頑皮。

我从前在荒郊将儿拾起，

梦不想遇家寒无食无衣。

儿呀！

你此去身荣貴休忘恩义，

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里。

自今朝娘和儿分离此地，

罢！

心不忍卖我儿各奔东西！

玉　印　哎呀母亲哪！

(唱)願娘亲身康健安居故里，

儿若有发达日答报不移。

娘死后儿必要亲身来祭，

不忘你养育恩两泪悲啼。

在荒郊实难舍恩母大义，

母亲哪！

亲和晚一般样不差分厘。

金　氏　天賜！

玉　印　母亲！

金　氏　我儿！

玉　印　老娘！

金　氏　哎儿呀！

玉　印　娘啊！

〔吳惠泉拉玉印下〕

金　氏　（哭介）儿呀！他竟自去了！哎呀，客官請轉，我不卖了！卖了他后来我就孤身无靠了！不卖了！哎，有了銀子，就是儿子，还是銀子好，儿子不好，唉，（哭介）我的儿呀！

第七場

〔韓廷凤上〕

韓廷凤　（唱）叹光阴去不归无限煩悶，
似觉得人易老两鬢如銀。
清閑时看古书身体乏困，
飲香醪怎暢我心事如焚。

〔吳惠泉引玉印上〕

吳惠泉　（唱）一路上望青山綠草如茵，
謀来个麒麟种答报恩人。
这里是了，随我进来！啊恩公在上，小可拜揖！

韓廷凤　啊，你是吳相公！請坐！

吳惠泉　告坐。

韓廷凤　你往成都收取帳目，必定是发財的呀！

吳惠泉　托恩公的洪福。小官人过来！

韓廷凤　啊，这是何人？

吳惠泉　是我在成都买来的。来来来，近前拜揖！

玉　印　老先生在上，晚生拜揖！

韓廷凤　罢了，坐下。

玉　印　晚生不敢坐。

韓廷凤　无妨，只管坐下。

玉　印　晚生告坐。

韓廷凤　哈哈哈……吳相公，这小小孩童，也知偕大礼义呀！

吳惠泉　这是他爹娘教訓的好。

韓廷凤　小孩子原是要爹娘教訓哪！吳相公，你买来还是为子，还是为什？

吳惠泉　大老爷听禀：

(唱)念小可急迫时蒙恩深重，

心儿内实难忘救命深恩。

买此子献恩公以为报敬，

求收留以表我一片虔心。

韓廷凤　这等說来，是送与我的？哈哈哈……你是信实人了！

(唱)吳大哥你眞正言而有信，

你与我謀后代不惜辛勤。

感謝你这好意情深义重，

大哥！

改一日我必当另有謝情。

吳惠泉　这点小事，略报恩德万分之一耳！

(唱)自古道积善家必有余庆，

切不可偿身价枉自劳神。

願此子早成名青云直上，

子孙茂后世昌忠厚家声。

小相公，你如今就在这里了，要放孝道些！

玉　印　是。

韓廷凤　大哥，我如今有了儿子，就不愁了。

吳惠泉　恩公还愁什么。小可告辞！

韓廷凤　大哥离家日久，我也不便相留，改日我父子登門叩謝。

吳惠泉　过日再来恭賀。

韓廷凤　（向玉印）送大爷！

玉　印　是。送吳大爷！

韓廷凤　吳相公請了。

吳惠泉　大老爷請轉！

韓廷凤　啊！

吳惠泉　大老爷，啊小相公，你要放孝道些呀！

玉　印　晓得，晓得。

韓廷凤　請了哇！吳相公請轉！

吳惠泉　大老爷何事？

韓廷凤　改日我父子登門叩謝呀！啊！

吳惠泉　啊！

韓廷凤
吳惠泉　哈哈哈……

〔吳惠泉下〕

韓廷凤　啊儿呀，随为父的进来，随为父的进来！儿呀，一旁坐下。

玉　印　謝爹爹！

韓廷凤　待我細問一番便了！

（唱）我的儿礼从容端然坐定，

看形状非是那平常之人。

細看他各部位五官端正，

这两旁鬢开朗目秀眉清。

儿呀！

你在家可讀过圣賢书本？

一一的对为父細說分明。

玉　印　孩儿自幼好讀詩书，怎奈无有个高明先生訓教。

韓廷凤　哈哈哈……

(唱)他說話有分寸智慧聪敏，

倒像个官宦子不差毫分。

可記得是何年日月生辰，

将八字細說来父与儿推寻。

玉　印　若問八字，孩儿也曾問过母亲，母亲說：連她也不知道。

韓廷凤　啊？

玉　印　不知道！

韓廷凤　啊！

(唱)这小娃言語中令人难信，

再問他亲父母便知眞情。

儿父母年多大在与不在，

因何故貪銀錢卖与旁人？

玉　印　先父死了五載，母亲七旬有余，家业凋零，故此将儿卖了！

韓廷凤　儿今年几岁了？

玉　印　十三岁了。

韓廷凤　啊！

玉　印　十三岁了。

韓廷凤　儿先父死了五載，母亲七旬有余，儿有十三岁了！

（唱）这一盘問出了关节隐情，

　　我的儿你不是此母所生。

玉　印　孩儿想起来了，那日母亲卖我之时，他說我不是她亲生儿子，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在青州路上拾撿来的。

韓廷凤　哦，撿来的！

玉　印　正是。

韓廷凤　哎呀！

（唱）細盘問这来由日月推論，

　　仔細想当年事越加是眞。

　　宣和年四月八成都調任，

　　在中途青州路撞遇賊人。

　　亲生子丢路旁悲痛难忍，

　　可怜我賢德妻痛死幽冥。

　　这形像好一似韓門血胤，

　　半像我半像妻不差毫分。

　　取菱花与我儿照照相品，

啊！

　　举动間与老夫骨肉有情。

　　亲生子再相逢三生有幸，

　　这才是老天爷弄假成眞。

儿呀，为父想起来了！

玉　印　爹爹想起什么？

韓廷凤　我孩儿落生下来，左脚心有硃砂紅痣。

玉　印　啊爹爹，孩儿左脚心也有硃砂紅痣。

韓廷凤　为父不信！

玉　印　爹爹請看！

韓廷凤　儿呀！

　　　　（唱）你是我亲生子名叫玉印，

　　　　　　遇兵荒遭失散十有二春。

　　　　　　为娇儿只哭得咽喉气哽，

　　　　　　为娇儿只想得睡臥不宁。

　　　　　　为娇儿不做官告归乡井，

　　　　　　梦不想天保佑骨肉重亲。

玉　印　啊爹爹，你我父子相逢，怎么不見母亲哪？

韓廷凤　儿呀，你的母亲命丧东平，也曾命人搬尸去了！

玉　印　我母亡故了！哎呀母亲哪！爹爹，可念成都老媽媽撫养孩儿一場，她如今孤苦伶仃，望爹爹将她接到我家，吃碗安乐茶飯，以报养育之恩。

韓廷凤　改日差人接她就是了。

玉　印　多謝爹爹！

韓廷凤　（念）北地回来西复东，

　　　　　　今朝骨肉又相逢；

　　　　　　父子再把菱花照，

　　　　啊儿呀！

　　　　　　只怕相逢在梦中！

玉　印　青天白日，父子相逢，不是做梦。

韓廷凤　玉印！

玉　印　爹爹！

韓廷凤　我儿！

玉　印　天倫！

韓廷凤
玉　印　啊哈哈哈……

〔同下〕

馬房釋放

故宫博物院藏本

提　要

陈文古欲买好友奎文吉家藏宝物"瑞霓罗帳"，奎不肯。陈設計陷奎入獄，并将奎子奎順禁于馬房內，命老僕陈荣刺杀之。陈荣不忍，放順逃走，已則自刎死。

第 一 場

〔陈文古上〕

陈文古 (念)斬草不除根，

萌芽依旧生；

斬草要去根，

萌芽永不生。

在下、陈文古。我有一好友名叫奎文吉，他家有一宝物，名叫瑞霓罗帳，是我叫他价卖与我，他执意不肯，因此我用酒将他劝醉，將短刀、銀两藏在他的身边，推往大街之上，被那巡更之人拿走，当他偷盗杀人，送往公堂，苦打成招，問成死罪。他妻子罵上我門，是我用計，以石灰将她眼目揉瞎，打入磨房，又将他子奎順打入那馬房。(陈碧桃暗上，偷听介)我想这一不做二不休，不免叫老家院陈荣于三更时分去到馬房，将奎順一刀刺死！(陈碧桃下) 岂不是沒有后患了么！就是这个主意。陈荣哪里！

〔陈荣上〕

陈　荣 (引)老迈年高，叹光阴，何时得了！

老汉、陈荣。正在后面检点，大爷呼喚，只得近前。大爷在上，老奴叩头！

陈文古 站起来！

陈　荣 謝大爷！

陈文古 看茶来！

陈　荣　是。(取茶介)大爷請茶。

〔陈文古取杯飲介，取銀放杯內介〕

陈文古　接杯。

陈　荣　(接杯，看介)呀，杯內有白銀一錠，是何緣故？待我收下，他有来言，我有去語。

陈文古　陈荣，杯內可有什么？

陈　荣　只見白銀一錠，是老奴收下了。

陈文古　賞与你的。

陈　荣　謝大爷！

陈文古　陈荣，大爷待你如何？

陈　荣　大爷待小人恩重如山。

陈文古　我有桩心事要你去办，你可願去？

陈　荣　只要去得的，老奴焉敢不去！

陈文古　命你三更时分，去到馬房，将奎順一刀刺死！

陈　荣　哎呀，大爷！杀人之事，老奴不敢去！

陈文古　住口！胆大的狗才，叫你走东不敢到西。你若不去，活活打死你这老狗！

陈　荣　哎呀，(背供介)我老糊塗了，此番去到馬房，杀也在我，不杀也在我。嗯，自有道理。(向陈文古)大爷，老奴願去，只是无有利器。

陈文古　随我来！这有鋼刀一把，杀了奎順，方可見我；杀不了奎順，死也不要見我！去吧！(下)

陈　荣　陈文古，好賊子啊！

(唱)陈文古做事心忒狠，

暗害好友丧良心。

朋友的妻儿你要个个杀尽，

我岂肯为虎作伥做罪人！(下)

〔陈碧桃上〕

陈碧桃　(唱)屏风后面听言讲，

父亲为何把人伤！

奴家、陈碧桃。在屏风后听爹爹呼唤陈荣，命他三更时分去到馬房，将奎家二相公一刀刺杀，我不免擋住宅門，候陈荣到来，問个明白。

(唱)可叹我母去世早，

撇下女儿受煎熬。

爹爹行事太可恼，

要害奎順为哪条？

我旣知情救为妙，

不然一命赴阴曹。

将身站此宅門道，

等候陈荣問根苗。

陈　荣　(內)走哇！(上)

陈碧桃　老院公轉来！

陈　荣　什么人？

陈碧桃　院公！

陈　荣　原来是小姐。老奴叩头！

陈碧桃　站起来。夜靜更深，你往哪里去？

陈　荣　老奴奉了大爷之命，前后检点。

陈碧桃　哪里是前后检点，分明奉了我爹爹之命，去到馬房，将奎順二相公一刀刺杀，是与不是？

陈　荣　小姑娘，老奴心事却被你猜着了！

陈碧桃　老哥偌大年紀，为何这样世事不懂？

陈　荣　老奴也是无可奈何。

陈碧桃　老哥，这有銀子一錠，去到馬房，杀也在你，不杀

也在你。

陈　荣　謝小姐！

陈碧桃　偌大年紀，你是懂事人哪！（下）

陈　荣　小姐，哎呀，小姐呀！

（唱）好一个賢德陈小姐，

他比陈荣胜十分。

这样女子世間少，

后来必定是貴人。（下）

〔奎順上〕

奎　順　泪似湘江水，滚滚不住流。

小生、奎順。只为瑞霓罗帳，陈文古将我父亲害在监中，老母打入磨房，好不气杀我也！

（唱）一霎时急得我三魂不在，

七魂悠悠又轉来。

恨賊子来把我害，

寃仇何日才得解开！

〔陈荣上〕

陈　荣　（唱）急急忙忙把馬房找，

耳听譙楼二鼓敲。

黃犬不住高声叫，

狂风一陣灭灯苗。

黑夜間观不見路途道，

房內不見小儿曹。

是何人把这风走了，

陈文古知道怎肯饒！

东廊不見西廊去找，

他一觉睡着靜悄悄。

啊，看奎家二相公，竟此睡着了！也罢，待我老汉惊醒于他，二相公有人行刺于你！

奎　順　(唱)听一言来魂魄掉，

跪在尘埃求命饒。

有恩須当恩来报，

无仇杀我为哪条？

望求开恩释放了，

結草銜环报恩高。

老伯饒命！

陈　荣　(唱)二相公哭得如酒醉，

铁石人聞也泪抛。

我本待将他释放了，

陈賊知道怎肯饒！

手执钢刀将他砍，

他口口声声只叫饒。

我还是杀的好放的好，

倒叫老汉无計較。

也罢！

(唱)宁可人头高杆吊，

老汉放你去远逃！

二相公，老汉不杀你，放你逃走了吧！

奎　順　謝老伯！(下)

陈　荣　走的好！

〔奎順上〕

奎　順　走不得！文古賊子，重重禁門，叫我往哪里逃走！老伯，走不得！

陈　荣　二相公为何轉来？

奎　顺　老伯，贼子重重禁門，我往哪里逃走！

陈　荣　呀！这贼子重重禁門，叫他往哪里逃走！哦，有了！二相公，馬房后倒塌一垛土墙，老汉送你那里逃走了吧！

奎　顺　有劳老伯！

陈　荣　（唱）二相公不必泪嚎啕，

老汉言来听根苗：

遇着清官只管告，

奎　顺　老伯那厢有人！

陈　荣　什么人，待老汉看来！原来是系馬的桩儿，待老扶助你一把。

奎　顺　高了上不去！

陈　荣　我找个石块垫着，二相公帮我一把！

奎　顺　哎呀！

陈　荣　这做什么？

奎　顺　打了脚！

陈　荣　不要高声！

（唱）好与你父母把仇消。

〔奎顺上〕

陈　荣　走得好！一路之上，不知他可有盘費，待我叫他轉来。二相公轉来！

奎　顺　老伯，我走的好好，叫我轉来何事？

陈　荣　你一路之上可有盘費？

奎　顺　老伯，我不过是求乞而已！

陈　荣　二相公，你乃讀书之人，焉能作求乞之事？老汉有白銀一錠，带在身旁，也好做个盘費！

奎　顺　老伯大恩，請上受我一拜！

陈　荣　不瞞你說，这銀子不是我的，是陈碧桃陈小姐的。你要拜，看綉楼上有紅灯一盞，你与她多拜几拜！

〔奎顺拜介，下〕

陈　荣　这一下脱了身，走得好！

〔奎顺上〕

奎　顺　走不得，走不得！我走了不大要紧，陈文古向他要人，他把什么人交还？走不得！

陈　荣　为何又轉来了？

奎　顺　老伯，我走了不大要紧，陈文古向你要人，你把什么人交还与他？

陈　荣　二相公，只要你脱身，休管老汉了！

奎　顺　老伯，我情願一死，岂肯連累于你？将我杀了吧！

陈　荣　哎呀！

(念)好个有志奇男子，
　　他比陈荣胜十分。
　　世間多少男儿汉，
　　要想比他万不能。

二相公，那厢有人来了！

奎　顺　在哪里？

〔陈荣自刎介〕

奎　顺　不好了！受我一拜！

〔奎顺拜介〕

奎　顺　老伯伯啊……唉！（下）

京剧彙編（第九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綫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业許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4 · 插頁：2 · 字数：87,000
1962年2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統一书号：10071·519　　定价：(7)0.37元

統一书号：10071 · 519
定　　价：(7) 0.37 元